

摘 要

王慎中，明代散文流派唐宋派的首创者和代表人物，为扭转明初以来文坛复古模拟蹈袭之风做出了很大贡献。而学界对唐宋派进行较系统深入的研究直到近80年代才开始，专门针对王慎中的研究就更加明显不足。因此，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入，从其散文创作及散文取向上展开论述，对其文学思想的转变及形成过程、理论内涵及对散文创作的影响进行较系统的研究。

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论述王慎中的生平及散文观的转变。王慎中人生经历可分为三个阶段：早年居乡读书至入仕前期、贬谪至罢官之期、罢官归晋至终老。在这三个阶段中，其散文观也从追随李、何，标榜秦汉，转变为从改变文风入手，模仿初唐，最后形成“文以明道”、“师法唐宋”的散文观。

第二部分则主要论述其文学追求转变后形成的“文以明道”文学思想的理论内涵及价值。在文道关系上，主张文道合一；在表现内容上，要求能“道其中之所欲言”；在创作方法上，主张“义”、“法”并重。

第三部分则着重探讨王慎中的散文创作情况。总起来看，他的散文大多能体现其“文以明道”的文学思想，在思想内容上能“道其中之所欲言”，以传道为主，善于发表议论，又不乏真情实感；在创作方法上，首先，善于谋篇布局，“恒以意定为主”，使其结构严整简明又富于变化；其次，善于引古以论今，在古今对比中以小见大；最后，善于描摹人物，点睛画神。在行文上，力求语浅情深，平淡自然，并通过对温厚性情的培养，使其文表现出平和、雅正的风格。

关键词：王慎中；散文；唐宋派

ABSTRACT

Wang Shenzhong, the pioneer and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Tang and Song School, the famous prose school in the Ming Dynasty, had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reverse the ethos of simulation, which was very popula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s literary scene. Until near the 80's, scholars had begun to make a more in-depth study on the Tang and Song School, and the specific research on Wang Shenzhong was obviously more inadequate. So this dissertation attempts to make a more in-depth study building on the previous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ituation of his prose creation and the prose tropism to expound, make a more systemic study on the processes of the change and the formation of his prose theory, and its theoretical contents and the impact on his prose creation.

The full dissertation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focuses on the life story and the changes of Wang Shenzhong's prose concept. Wang shenzhong's life experienc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The early years Habitat rural pre-school to entering political stratum, Relegation to the period dismissed from office, and Dismissed from office to his home until the death. In this three stages, his prose concept changed from following Li, He, learned from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o the early stage of Tang Dynasty, tried to change the style of writing, and finally formed his prose theory ——“Literature should convey principles”, learned from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second part focuses on the theoretical contents and the value of his prose theory ——“Literature should convey principles”, formed after the change of his prose pursue.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rinciples, he considered that principles were more important than literature, but did not negate the value of literature itself;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ntents, he called expressing the unique idea of moral experience or opinions, but lived a place for the individual emotions; he emphasized that article creation should mainly convey principles, but also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follow the rules on article creation.

The third part is focusing on the situation of his prose creation. Taken together, these chapters are mostly able to show his literary theory.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ntents, his prose mostly could express the unique idea of moral experience or opinions, good at elucidation of moral principles, statements, and also have the real individual emotions and insights; On creative approach, firstly, good at posing the layout, he always concentrated his efforts on conceiving, so the structure were thorough and concise but teemed with changes; Secondly, good at quoting the ancient persons or things to compare with the contemporary, tried to convey the unique insights ; Lastly, good at portraying figures. In style, strived to use plain and natural language, and tried to convey deep feeling through common words, paid attention to foster gentle temperament to show the elegant and gentle style.

Key Words: Wang Shenzhong; Prose; Tang and Song School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规范(试行)》。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获得()课题(组)经费或实验室的资助,在()实验室完成。(请在以上括号内填写课题或课题组负责人或实验室名称,未有此项声明内容的,可以不作特别声明。)

声明人(签名): 颜利蓉

2009年6月4日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学位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图书馆及其数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 ） 1. 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
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 ） 2. 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文应是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为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 颜率涛

2009 年 6 月 4 日

引言

王慎中，明代散文流派唐宋派的首倡者和代表人物，为扭转明初以来的文坛复古风气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的散文以《海上平寇记》、《送程龙峰郡博致仕记》、《朱碧潭诗序》等最为人称道。而对唐宋派进行较系统深入的研究，直到近80年代才开始，对王慎中的研究就更加明显不足。从1984年至今，专门针对王慎中的研究论文不到10余篇。

首先，在王慎中生平、著作研究方面。王文荣《王慎中生平及著作研究中若干问题辩误》中对有关文献把王慎中生平如初期官职及任职、贬谪的时间记载有误及欠详之处进行考证，对王慎中《遵严集》的版本出处等进行了相应的考证，但未涉及具体创作情况。另在《王慎中年谱》中他将王慎中生平及作品的编年和流传情况做了较系统的研究，具有突出的贡献，但以考证为主，仍未对其具体作品进行研究。

其次，在王慎中文学思想方面。着重探讨心学对其文学思想影响的有王文荣《王慎中与明代心学》及余莹《阳明心学与王慎中的散文创作》等，但在具体影响过程上论述还不够细致。直接探讨其文学思想特点的有林虹《浅谈王慎中的散文理论及其影响》及刘心《唐宋派诗文首领王慎中之文学理论》两文，对王慎中文学理论内涵进行了初步探讨，但限于篇幅论述得较简单。

最后，在王慎中散文创作方面。主要有林虹《论王慎中的散文艺术》、《散文家的诗论——王慎中诗序之文浅探》等。对王慎中的诗序之文及散文创作方法上的特点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角度不同而各有侧重，特别是在文风方面论述得较少。

此外，虽然在唐宋派和明代文学思想的研究中有相应部分论述到王慎中的文学思想，如马积高的《宋明理学与文学》、杨即墨的《明代之文艺思潮》、黄毅的《唐宋派文论的重新评价》、廖可斌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韩经太的《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左东岭的《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及宋克夫、韩晓的《心学与文学论稿》等，但由于并非是专门针对王慎中中进行的研究而稍欠系统和薄弱。

因此，对王慎中散文思想及创作的研究上总体明显不足，有必要对王慎中及其作品做更进一步的研究。于是，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入，从其散文创作及散文取向上展开论述，对其文学思想的转变及形成过程、理论内涵及对散文创作的影响进行较具体系统的论述，以便更好地了解王慎中其人与其文，以及其在明代乃至后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第一章 王慎中生平与散文观的转变

第一节 王慎中生平简述

王慎中(1509-1559)，字道思，初号南江，后号遵岩，福建晋江人。现存关于他的生平资料比较翔实，有他弟弟王惟中所作的《河南布政司参政王先生慎中行状》，他的挚友李开先所作的《遵岩王参政传》、《康王王唐四子补传》及雷礼所作的《河南参政王遵岩墓表》。另外，《明史·文苑传》、《明史稿》、明代何乔远所撰的《名山藏·文苑记》、李贽的《续藏书·文学名臣》、《四库全书·福建通志·人物》等史籍中也均有他的传记。

纵观王慎中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意气奋发——早年居乡读书至入仕前期（1509—1534）。这一时期属于王慎中的青少年期，当时他意气奋发，和许多士子一样潜心于科举功名，拥有远大的政治抱负。由于其自幼聪慧，有奇质，“四岁能诵诗”^①（P7367），“母李教以诗，辄记诵不忘，父教以对话，应答如响。年十三四，尽通举子业。”^②（卷二十六，P509）后又受学于理学家易时中，十七岁就中乡试，第二年又连第进士，很顺利地就走上了仕途之路。嘉靖六年（1527），授户部主事，监兑通州。一到任就表现了出色的政治才能。改革陈规陋习，力除积弊，清理仓廩，查办税蠹。同时体察漕运士卒民夫的疾苦，得到人们的拥戴，称赞他办事“廉仁练达”。

在任户部主事闲暇时，不忘读五经诸子百家书，作诗为文具有秦、汉、魏、晋风骨。大约在嘉靖十二年（1533）前后，王慎中与李开先、唐顺之、熊过、陈束、任瀚、吕高、赵时春等人交往，互相切磋，学识大进，并逐渐摆脱对李、何等人的追随。为扭转秦汉派模拟蹈袭之流弊，他们首先从改变文风入手，模仿初唐，自成一派，被称为“嘉靖八才子”。

由于初入仕途，这一时期王慎中对未来充满憧憬，且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学上都表现出出色的才华，使他名声大振。也正因此，王慎中在性情上好高谈阔辩，

①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84版

② 李贽《续藏书·文学名臣》，中华书局1959版

师心自用，多嗜多喜，坚持文人气节，不依附权贵。嘉靖十二年(1533)，朝廷诏简部郎入翰林院，众人公推王慎中，内阁大学士张孚敬想要笼络他，暗示王慎中先去拜见他。而王慎中却说：“吾宁失馆职，不敢失身。”^①最终未入翰林院。后在吏部为考功员外郎时，因“才高，事事得与谋。”^②(卷二十六，P509)，而王慎中又如“太阿方出于匣”^③，招来许多人的妒忌，于是在嘉靖十三年(1534)，“因覆议真人张衍庆请封疏”，^④(P5371)谪常州通判。

二、宦海沉浮——贬谪至罢官之期(1534—1541)。这一时期的王慎中在政治上无论是遭贬还是升迁，一到任上都尽心尽责，依然表现出其非凡的政治才能。谪判常州是王慎中有生以来首次遭挫，而刻薄的上司，又将他派至江阴县，使他“署印今又一谪也”^⑤(P783)。但王慎中并未因此而放弃政治抱负，一到任就察访民情，兴利除弊，不畏强权，将江阴县仗势欺人的豪强大族一一法办，阖县称治。嘉靖十五年(1536)，升山东提学佾事，王慎中“慨然以古风教为己任”^⑥(卷二十六，P509)，致力端正学风，革除陋习。规定生员进谒只行常礼，免去一切繁文缛节。同时，重视人才的发掘、培养与提拔，如驰名文坛“后七子”之一的李攀龙、后来位居宰辅的殷士儋，都是由他一手提拔出来的。由此，山东士子对王慎中十分尊崇。嘉靖十八年(1539)，王慎中迁河南参政，吏事日精。当时河南发生饥荒，户部侍郎王杲奉旨赈济，王杲委托慎中主办此事。王慎中亲自到各郡邑，开仓发粟，并作详载，使里胥不能冒报或侵夺，民获更生，颂声满路。这些都足见王慎中在政治上具有出色的才能。

而在此期间，生性正直的王慎中并未因被谪而吸取教训，仍坚持文人气节，不依附权贵。转江西参议时，其地有故相，有权臣，“凡吏于其乡者，皆曲意取容，遵岩独漠然不顾。”^⑦(P802)又得罪权贵。大约在嘉靖二十年(1541)，王杲将他在河南的功绩奏报上去，荐当大用时，便被权贵人(夏言)内批“不谨”而黜之，当时王慎中年仅三十三岁。

在这一时期王慎中与许多心学人物如王畿等都有交往，对其后的文学思想及

① 李贽《续藏书·文学名臣》，中华书局 1959 版

② 李贽《续藏书·文学名臣》，中华书局 1959 版

③ 王惟中《河南布政司参政王先生慎中行状》，(明)焦竑《献征录》，上海书店 1987 版

④ 何乔远《名山藏·文苑记》，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3 版

⑤ 李开先《遵岩王参政传》，《李开先全集》，卜键笺校，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 版

⑥ 李贽《续藏书·文学名臣》，中华书局 1959 版

⑦ 李开先《康王王唐四子补传》，《李开先全集》，卜键笺校，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 版

性情的转变影响很大。王慎中升任户部主事，再升礼部员外时，都是在南京留都的闲简之地。恰巧此时，王守仁的得意弟子王畿也在南京任职，王慎中有幸接触了阳明心学，逐渐从原来“文必秦汉”的文学观念中解脱出来，趋向于唐宋文风，推崇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曾巩等。转江西参议时，王慎中追寻王阳明旧迹，经常往来于白鹿洞、鹅湖之间，与欧阳南野、邹守益、罗念庵、聂双江等学士交游讲学，阐发经学新义，对心学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在性情上则开始注重内心的自省，并对早年的“气节”行为进行反思，调整了处世的原则与方式，在儒家心性之学和心学的影响下，逐渐变得宽厚、温和。

三、归于平和——罢官归晋至终老（1541—1559）。王慎中落职，朝野惊异，而他毫不介意，遂纵游淇水、太行、王屋、苏门、百泉、武当、衡山、武夷九曲等名山大川之间，得大自然之旨趣，文思为之一变。这种坦然的心态，与其之前性情修养上的努力有关，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性情修养中，已不再过于计较外在事功之得失。被罢免后，王慎中回到家乡晋江县，因为家中尚有薄产，他便无衣食之忧，一心一意奉亲抚幼，专事古文著作，隐居讲学。对好学之士都勉励劝导，出入其门，交游、问学者很多，有载：“闽士日以所业请正，门墙几不能容。凡监司部使者行县，莫不造其庐，讲道问政。”^①（卷二十六，P510）故他对泉州文风的影响很大。虽他作为知名学者，很受尊崇，并多次得到举荐，但他终于没有得到起复的机会。嘉靖三十八年（1559），王慎中出游，不幸病逝于途中，年仅五十一岁。有《遵岩先生文集》、《遵岩集》、《玩芳堂摘稿》等存世。

第二节 王慎中散文观的转变

王慎中作为唐宋派的首创者，其“文以明道”、“师法唐宋”散文观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与其生平经历及交游关系密切。其散文观的转变与其人生阶段一样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过程：

一、追随李、何，文标秦汉。

① 李贽《续藏书·文学名臣》，中华书局 1959 版

明初永乐、宣德年间，政治上较为清明，使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得之流行。“恢张皇度，粉饰太平”、“鸣一代之盛”^①（卷十六）为这些馆阁文人的要务，在文坛上形成了“雍容平易”、“冲淡平和”的文风，是明国运兴隆之势在文学上的反映。但从英宗正统朝起，明王朝在经济与政治上遭受剧创，各种矛盾日益激化。此后数代，宦官乱朝，吏治腐败，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与此同时，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出现了危机。程朱理学对人心的束缚日益突显，八股取士的桎梏日益引起人们的不满。而在文坛上，“台阁体”的长期统治，渐生弊端，“晚进者递相摹拟，城中高髻，四方一尺。余波所衍，渐流为肤廓冗长，千篇一律。”^②这种内容贫乏，篇章冗赘，文风萎弱的台阁流弊，给文学带来严重危机。

为了矫正这种流弊，弘治中，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等七人，冲破程朱理学的束缚，以“第一义”为宗，毅然直溯秦、汉，以其时之文为师法对象，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掀起了文学复古运动。前七子“使天下复知有古书，不可谓之无功。”^③早年意气奋发的王慎中，和其他嘉靖八才子成员如唐顺之、陈束、熊过等最初都有追随李、何的经历，也标榜秦汉。李贽《续藏书·文学名臣》说其早年“诗文俱秦、汉、魏、晋风骨，又仿晋人作书，遂擅临池。”^④（卷二十六，P509）王慎中自己在《再上顾未斋》也说道：“徒知掇摭割裂以为多闻，模效依仿以为近古。”^⑤（卷三十六，P1016）当然，嘉靖八才子都是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文士，他们对李、何等人的追随不能简单地解释为盲目追随或是赶潮流，而是因他们认同李、何等人这种倡导秦汉散文以扭转台阁流弊的动机，肯定其所恪守的古法。足见李、何等“前七子”复古运动在当时影响之大，“明之诗文，于斯一变。”^⑥（P7307）但是，李、何等人的复古运动虽打破了蝉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台阁体创作风气，却导致了明代诗文偏离“文以载道”的传统，而过分强调从法式、格调等形式方面模拟古人的剽窃之风。风气所促，竟至于“物不古不灵，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诗不古

① 倪谦《艮庵文集序》，《倪文僖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清）永瑢，纪昀主编，周仁等整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9 版

③ （清）永瑢，纪昀主编，周仁等整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④ 李贽《续藏书·文学名臣》，中华书局 1959 版

⑤ 《再上顾未斋》，《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 版

⑥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 1984 版

不成。”^①(P746)把秦汉的好文章拿来刻意摹仿,从篇章结构到句法、词汇,完全着眼于形式的追求,即使损伤作品的内容也在所不惜。于是,未过十年,前七子文尚秦汉的高潮便消退了。

二、改变文风,模仿初唐。

虽前七子从外部对台阁体起了强大的冲击作用,在短时间内阻遏了它的蔓延之势,但没有也不可能改造它或取代它。其拟古之作,初出曾引起时人的惊叹,以为可洗近文之陋而加以仿效,孰知其由尺寸步骤、追影逐响而开剽窃、割裂之风。^②使得当时文坛不仅台阁文风依旧,还多了一股“尺尺而寸寸之”的拟古之风。为了扭转这两种风气,正、嘉之际的文坛,出现了两种重要的现象,对此后的文学思想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一是弃文从道的思潮,其二是诗风取向从盛唐向初、中唐以及六朝的转移。^③此时,王慎中文风的转变正是从其诗风的转变启发而来。

嘉靖十二年(1533)前后,王慎中逐渐摆脱了对前七子的追随,并对其“雄豪亢硬”的典型文风进行了反思,和当时名士唐顺之、李开先、陈束、赵时春、任翰、熊过、吕高等互相切磋,学识大进,有“嘉靖八才子”之称。他们在处理好政务的同时,又热衷于诗文创作,政务之暇,唱和应酬,从改变文风入手,模仿初唐,矫正李、何诗风,构成了“初唐派”的主要阵营。李开先《后冈陈提学传》云:“大抵李、何振委靡之弊而尊杜甫,后冈则又矫李、何之偏而尚初唐。”^④(P778)说明陈束是以初唐之体矫李、何之偏。陈田《明诗纪事》引王世贞评唐顺之语云:“近时毗陵一士大夫始刻意初唐,精华之语,亦既斐然。”^⑤(P1536)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论王慎中诗亦云:“道思诗体初宗艳丽,工力深厚。”^⑥(丁集上, P374)这说明,模仿初唐以矫正李、何诗风正是嘉靖八才子的基本文学主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云:“嘉靖初,王道思、唐顺之倡论,尽洗一时剽拟之习。伯华与罗达夫、赵景仁诸人左提右挈,李、何之集几于遏而不行。”^⑦(丁集上, P377)且不论王、唐诸人在当时的影响是否有如此之大,以至于李、何之集“遏而不行”,

① 李开先《昆仑张诗人传》,《李开先全集》,卜键笺校,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版

② 转引自熊礼汇《唐宋派新论》,《中国古代散文艺术史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版

③ 转引自刘尊举《唐宋派文学思想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6

④ 李开先《后冈陈提学传》,《李开先全集》,卜键笺校,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版

⑤ 陈田《明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版

⑥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版

⑦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版

至少可以看出他们在企图扭转前七子所带来的弊端风气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三、“师法唐宋”、“文以明道”。

王慎中在嘉靖十二年前后最主要的文学及交游活动,即是与嘉靖八才子其它成员之间相互唱和,文学上模仿初唐,矫正李、何诗风。如果没有嘉靖十四年前后的政治遭遇,王慎中等人为文也许会沿着模仿初唐的路子一直走下去。而在当时,正、嘉两朝朝政混乱,文臣集团与皇帝以及以皇权为依托的宦官、佞臣之间发生了长期的激烈对抗。嘉靖朝君臣间就围绕着继统还是继嗣,以及如何追尊世宗皇帝生父兴献王的问题,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并伴随着一系列激烈的压制和抗争。就是在这样的风气之下,王慎中、唐顺之等人恃才傲物、坚持节操、不附权势。然而,仅是如此,已不为权臣所能容,纷纷遭受排挤、倾陷。嘉靖八才子相聚活动大约持续了两年左右,随着嘉靖十四年前后王慎中、唐顺之及稍后陈束、李开先等人的相继外请或罢黜,名动一时的嘉靖八才子也就自然解体了。

嘉靖十四年前后的政治遭遇无情地打破了王慎中充实而悠游的生活。面对人生的困境,王慎中既没有像陈束那样钻牛角尖,也没有像李开先那样绝望放弃,而是对此前的生命行为做出了深刻反省与调整,并试图寻求一种新的精神出路,逐渐由外在的政治关怀转向对自我性情的关注。于是,王慎中对其所面临的政治局势逐渐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他在《杭双溪诗集序》中谈到:“敬皇帝时,治化熙洽,士大夫争以名行相高。天下敦庞无事,士者乐于闲暇而有和平之风,故得大肆于文学。”^①描述弘治朝情形的同时,其实是对自己早年生活的追忆与反思,逐渐意识到当下的政治局势已经不容许他们过那种闲暇、悠游的士大夫生活。既然不能在诗文创作上花费太多的时间,那么应该拿什么来填补他们的精神世界呢?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其精神活动的重心由“文”转向了“道”。在《再上顾未斋》中,王慎中回忆了自己思想的变化:

某少无师承,师心自用,妄意于文艺之事。自十八岁谬通仕籍,即摹摹于觚翰方册之间。盖勤思竭精者十有余年,徒知掇摭割裂以为多闻,模效依仿以为近古,如饮酒方醉叫呼喧呶处以为乐,而不知醒者之笑于

① 王慎中《杭双溪诗集序》,《遵岩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其侧而哀之也。溺而不止，已成弃物。天诱其哀，不即沦陷。二十八岁以来，始尽取古圣贤经传及有宋诸大儒之书，闭门扫几，伏而读之。论文绎义，积以岁月，忽然有得，追思往日之谬，其不见为大贤君子所弃而终于小人之归者，诚幸矣！愧惧交集，如不欲生。乃尽弃前之所学，潜心钻研者又二年于此矣。^① (P1016)

从专心于“文艺之事”转向潜心研读“古圣贤经传及有宋诸大儒之书”，即谓其价值观念之重心从“文”转向了“道”。

当然，在此转变过程中，王畿的引导及他与诸多心学人物如聂豹、邹守益、罗洪先、欧阳德等交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王慎中影响最深刻的，是王守仁的大弟子王畿。王畿深得阳明心学之奥，并提出“先天正心”的观点。王慎中升任户部主事，再升礼部员外，均在南京留都，职务十分清闲。当时王畿于“授南京职方主事”^②，慎中有幸与其“讲解王阳明遗说，参以己见，于圣贤奥旨微言，多所契合。”^③ (P783) 从之受教，王慎中初步掌握了阳明心学思想，开始改变“曩惟好古，汉以下著作无取焉”的文学倾向，“尽发宋儒书读之，有味乎曾南丰、王荆公、欧阳文忠之为文也。”^④ (P5371) 并以之为师法对象。除王畿外，与王慎中有交往的心学人物还有聂豹、邹守益、罗洪先、欧阳德等人。大约在嘉靖十六年(1537)，王慎中转江西参议，其地“故阳明讲习化导之区，其老先生多以学鸣世。士之知学者不少，先生以职事往来白鹿、鹅湖间，与学者犹订证，发明简易通微，不为蹊径，诸老先生如宗伯南野欧阳公、司马双江聂公司成，东郭邹公、礼部明水陈公、翰林念庵罗公皆以德学文章相雅。”^⑤ (卷九十二，P3991) 聂豹主“归寂”，邹守益主“戒惧”，罗洪先主“归寂”、“主静”，欧阳德则主“动静体用合一”。通过与这些心学家的探讨，王慎中对心学有了更深的体会，使他更加关注自我性情的修养，儒家的性命之学也逐渐成为他主要的精神支撑，从“文”转向了“道”。

然而，王慎中虽把道作为更为崇高的价值追求，但他并没有真正放弃诗文创作，而是继续寻找理想的文学出路。在大量阅读宋儒之书时，本是为学道而发，

① 《再上顾未斋》，《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② 黄宗羲《明儒学案·朗中王龙溪先生畿》，中华书局 1985 版

③ 李开先《遵岩王参政传》，《李开先全集》，卜键笺校，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 版

④ 何乔远《名山藏·文苑记》，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3 版

⑤ 王惟中《河南布政司参政王先生慎中行状》，（明）焦竑《献征录》，上海书店 1987 版

却在不经意间发现了宋人文章的好处，于是转而学习唐宋散文，继而影响了唐顺之。李开先云唐顺之早期：“（荆川）素爱崆峒诗文，篇篇成诵，且一一仿效之。及遇王遵岩，告以自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亢硬也。唐子已有将变之机，闻此如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矣。故癸巳（1533）以后之作，别是一机轴，有高出今人者，有可比古人者，未尝不多遵岩之功也。”^①（P788）大约在嘉靖十五年，王慎中、唐顺之形成了其“文以明道”和“师法唐宋”的散文观。

当然，王慎中、唐顺之师法唐宋文，不排除有偶然的成分，但根本原因在于其与王、唐的生命价值取向，及他们长期以来对文章风格的反思与探索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首先，唐宋古文就是主张“文以明道”的，这与王、唐此期文道并重的生命价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其次，他们所标举的欧、曾文具有平正醇厚、平淡自然的风格，与其反对谴语奇崛、险刻聱牙、故作艰深相一致，符合古代散文艺术发展的趋势。而这种对平淡、自然风格的继承，主观上也有与秦汉派亢硬文风相抗衡之意。最后，秦汉派为文主张师法“秦、汉”古文，追求“瘦硬豪雄”的气象，但这种外在的气象又难于师法，文中的具体“法式”也不容易找准。而“秦汉派”又要刻意为之，因而只能从“秦汉”文的字面词句中寻求为文的法式，结果只学到“秦汉文”的皮毛，没有得到其中的文法精髓，导致他们为文上多剽窃摹拟。王、唐为首的唐宋派正吸取了秦汉派的这种教训，试图从语言文字与他们相距不远的唐宋文入手，认识到唐宋文是对秦汉文的继承和发展，“学马迁莫如欧，学班固莫如曾。”^②（卷四十一，P1108）发现了“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而此法又是“晋汉以上，绝无所闻，而韩柳欧苏诸大家设之，遂以为家。出入有度，而神气自流，故自上古之文至此别为一界。”^③（P350）可见唐宋文是“有法而可窥”^④（卷十）的，因此，学习古文当先从唐宋文入手，循序渐进，由有法而臻于无法之境。就是在上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约在嘉靖十五年，王慎中形成了其“文以明道”和“师法唐宋”的散文观，并与唐顺之及后起之茅坤、归有光等，被称为“唐宋派”，开明代中叶以后文坛上反复古摹拟的先河，给明代文坛增加几分生气。

① 李开先《荆川唐都御史传》，《李开先全集》，卜键笺校，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版

② 《寄道原弟书十六》，《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105》

③ 罗万藻《韩临之制艺序》，《此观堂集》，《四库存目丛书》（192）

④ 唐顺之《董中峰侍郎文集序》，《荆川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

第二章 王慎中“文以明道”文学思想的内涵及理论价值

从上文关于王慎中生平及其散文观的转变中,我们可以知道王慎中是唐宋派文学思想重要的首创者,而且无论是就其学术渊源^①还是思想行为来看,他都是一个十分正统的儒者,但由于王慎中思想特征和人格心态的中庸色彩,使得他无论是在理论建树上,还是在创作风貌上,都没有十分鲜明的特点:主要继承唐宋八大家“文以明道”的文学思想,注重散文审美与功用的双重作用,主张文道合一,在创作上守欧、曾家法。王慎中在思想上主要受宋明以来心性之学的影响,但又保留了许多原初儒学的思想痕迹;接受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但并没有十分透彻的理解。在人格特征上,正直而稍乏勇毅,温厚却又不夠渊深,缺少鲜明的棱角。罢职后,他依然保持传统的儒者本色,不失社会责任感,但他却不能像赵时春那样不懈进取,也不能像唐顺之那样全身心地沉潜于性命修养中。然而,所有这些思想或心态上的特点,却使得王慎中对文学创作存有足够的兴趣,并在继承了“文以明道”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又对其有所发展。

第一节 文道合一与王慎中的散文价值观

前文已述,李梦阳、何景明等人为转移“台阁体”萎靡不振的文风,冲破程朱理学的束缚,以“第一义”为宗,毅然直溯秦、汉,掀起了复古运动。李、何此举无疑是对唐、宋以至明初以来的“文道合一”、“文以载道”观点的极大颠覆。而王慎中的思想体系构成主要是程朱理学及由之而发展的阳明心学,因此他对文道的不统一性较前人更加重视。嘉靖年间,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危机继续加深,王慎中作为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正统文人,为了维护封建秩序,他继承了“唐宋八大家”“文以载道”的文道观,指出文与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要求文道合一,再续古文正统。

首先在散文的“明道”、“志道”理论上,王慎中继承了韩、欧等八大家“文

^① 万斯同《儒林宗派》将王慎中置于蔡清门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以明道”的观点，并在“道”的理解上，不仅继承了前人，又在此基础上对其内涵进行了有益的扩充和突破。上古时期所谓“道”，即“古道”，主要指儒家的孔孟之道，即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孟、荀、扬等次第相传的儒家道统。作为封建士大夫，韩与欧等人都很重视“道”，在论及“道”时，较恪守儒家的正统观念，主要也指儒家的孔孟之道。韩愈所说的“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①，即是儒家之道，六经之道。欧阳修也说“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②，“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③，其对“道”的理解仍恪守儒家的正统观念，与韩愈一样，都指孔孟之道。王慎中在大量阅读宋儒诸书时，在认同唐宋文时也逐渐接受了韩、欧等人的文道观，他对“道”的理解也较多地带有儒道的原本色彩，主要也指孔孟之道、儒家的伦理道德，“所为古文者，非取其文词不类于时，其道乃古之道也。”^④（卷三十九，P1072）

当然，王慎中与韩、欧等虽注重“道”，但不是坐而论道地宣扬儒学，而是对“道”的内涵从自己理解的角度作了有益的扩充。韩增加了济世救弊的现实成分，如关心时政、反对藩镇割据，反映民生疾苦等。欧则更重视实际，认为“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⑤，把儒家之“道”于现实社会中的“百事”联系起来，他的“道”可以说有指作品内容而不专指孔孟之道的一面。而后苏轼则以人情释道，将“道”的内容扩充为自然生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将对人情、人生的关注提高到了文章本体的高度。王慎中在贬谪后与许多心学人物都有交往，逐渐受其影响并接受了心学主张，受其启发，也非常注重内心，认识到“《大学》之所谓致知者，信在内而不在乎外，系于性而不系于物。”^⑥（卷三十六）因此，在“道”的理解上，自然容易接受和继承苏轼这种以人情释道的主张，他所说的“道”又有“道其中之所欲言”，^⑦（卷十五，P746）“宋大儒所未及发”^⑧（卷三十七，P1042）者，强调要有“真识”、有“独得之见”的一面。于是，王慎中从其理解之“道”出发，在评价散文作品价值高低时，与唐宋大家一样也把是否能明其“道”作为衡

① 韩愈《重答张籍》，《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版

② 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版

③ 欧阳修《答祖择之书》，《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版

④ 《与林观颐》，《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105》

⑤ 欧阳修《答李翊书》，《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版

⑥ 《与唐荆川》，《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书105》

⑦ 《曾南丰文粹序》，《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105》

⑧ 《与李中溪书一》，《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105》

量的标准，并在实践中发现曾巩之文与其所明之“道”最接近，既能够“发挥乎道德”又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无“不该不醇之弊”，于是将其作为自身散文创作努力的方向。

其次，在文道关系上，王慎中主张文道合一，但又不忽视文的独立地位和作用。虽然在文与道的重要性上，王慎中认为道重于文，认为“文字之学已是吾辈第二义”，^①（卷三十八，P1054）强调自己虽专注于文，但更注重道的研习，“仆于文字固用力，而文字之外亦不为无所用其心者。”^②（卷三十七，P1049）并且在写给刘白川的书信中，对自己因学道不精，为文虽能合于古人的法度，却因“学之不至”^③（卷三十八）而至于言不及意深有追悔，说自己有“平生学问不足而文字有余”、“正枝叶胜本根”^④（卷三十九，P1071）之弊。但王慎中不像周敦颐、二程那样偏颇、绝对，把文学创作当成理学的附庸品，否定文学独立存在的价值，而是继承了唐宋古文家的道统论、文统论，强调文道合一而以宗经、原道为主。《曾南丰文粹序》是王慎中重要的一篇学术论文，其中充分反映了他的文道合一的观点。其论述之文如下：

极盛之世，学术明于人人，风俗一出乎道德，而文行于其间。……士生其时，盖未有不能为言，其才或不能有以言，而于人之能言固未尝不能知其意。……周衰学废，能言之士始出于才，由其言以考于道德，则有所不至，故或驳焉而不醇，或曲焉而不该，其背而违之者又多有焉。……然发而为文，皆以道其中之所欲言，非掠取于外，藻饰而离其本者。……

徒以其魁博诞纵之力攘窃于外，其文亦且怪奇瑰美，足以夸骇世之耳目，道德之意不能入焉，而果于叛去。……由三代以降，士之能为文莫盛于西汉，徒取之于外而足以悦世之耳目者，枚乘、公孙宏、严助、朱买臣、谷永、司马相如之属，而相如为之，尤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能免于蔽者。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杨雄之属，而雄其最也。……

① 《与江午坡书二》，《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② 《与陈少岳》，《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③ 《与刘白川书其二》，《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④ 《与张纓泉》，《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由西汉而下，莫盛于有宋。庆历、嘉佑之间，而杰然自名其家者，南丰曾氏也。观其书知其于为文，良有意乎折衷诸子之同异，会通于圣人之旨，以反溺去蔽而思出于道德，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该之蔽，亦已少矣。……然至于今日，知好之者已鲜，是可慨也！盖此道不明，士之才庶可以有言矣，而病于法之难入，困于义之难精，决焉而放于妄，以苟自便而幸人之相与为惑。其才不足以有言，则愧其不能矫为之说，诬焉以自高，而掩其不能之愧，以为是不足为也。其弊于今为甚，则是书尤不可不彰显于时。^①（卷十五，P746）

该文以时间为序，分别论述了上古、春秋、西汉、宋代及当代（明代）五个时期中文与道的关系。王慎中认为上古盛世，人心醇厚，发为文章，皆能“本于学术而发挥乎道德”。而后世之士，如司马迁、刘向、扬雄等皆凭才情写作，其文考于道德则不免驳杂片面。然而，尽管其文章不够醇正周详，却是根据自身对学术、道德的体会而发，依然有可取之处。而那些如枚乘、司马相如等，他们仅凭才情而作，只有华美文词的文章，由于与道德毫无关系，因而是绝不足论的。王慎中要求文章必须能“发挥乎道德”，并将文章中所体现的学术道德的醇驳、该曲作为首要的判断标准。于是他认为只有宋代曾巩之文不仅能“会通于圣人之旨，以反溺去蔽，而思出于道德”，又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该之弊亦已少矣”，即能做到文道合一，因此慎中认为其文可与《诗》、《书》并传而不朽。也正因此，王慎中便以曾巩为最高标准，最爱其《宜黄》、《筠州》两学记，认为它们“文词义理并胜，当为千古绝笔。”^②（卷三十七，P1048）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王慎中文道合一的散文价值观。

也正从文道合一的立场出发，王慎中肯定“有道德之能言者”，对近世那些“有诡于知道而不能为文，顾谓不足为也”的人进行了批判，认为那些诡称“文不足为”的人，其实是因他们对道没有真切的体悟，所以写不出好文章罢了。“其弊将使道与文为二物，亦可患也。”^③（卷十五，P748）虽他在写给王道原的信中谈到：“若度此事不能成家，即须弃此不顾，绝笔不为。如先辈魏庄渠、近贤潘朴溪，

① 《曾南丰文粹序》，《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② 《与汪直斋》，《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③ 《薛文清公全集序》，《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并不作诗文，直一意正学，岂不尤为斩截超脱、不至两失乎！”^①（卷四十一，P1101）在王慎中看来，倘若实在作不出好诗文来，倒不如索性放弃，收拢精神，专心治学，尚不至于一无所得。但弃文从道显然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修身、作文两不耽误才是王慎中理想的生命状态。此外，王慎中虽强调“道”的重要，但又认为“道”不能代替“文”，并不忽视文的价值和重要作用。在《与蔡可泉》一文中王慎中谈到：“文虽末技，然人才美恶、风俗盛衰举系于此。不得自为高阔，持重本轻末之说，付之不足为意。须明示好恶，使士知变，本末原非两物，岂有不能为文而可谓之为学者哉！”^②（卷三十九，P1077）道是文之本，文为道之末，但本与末是互为依托、不可分离的。不仅文不能离开道，道也不能离开文。因为“人才美恶”、“风俗盛衰”必须依托文方能彰显，则非但文可以明道，且必须籍文方能明道。不能为文，则无以明道。文虽谓之“末技”，却是极其重要而必不可无的。这正体现出其文道合一的主张。

总之，无论是对“道”的理解或是文道关系上，王慎中既希望生命修养能对文学素养的提高有所帮助，又希望在创作诗文的过程中能够阐发一些义理，于是就形成了“文以明道”、文道合一的散文价值观。

第二节 “道其中之所欲言”与王慎中的散文表现论

在王慎中《曾南丰文粹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关于文章的表达内容上屡次强调要能够“道其中之所欲言”。而“道其中之所欲言”是指文章创作要抒写自我的真实感受，还是有所规定即表现“道”，表现学术道德体验，还是二者兼有，是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由于王慎中主要继承了唐宋八大家的文道观，因此从八大家的文道观中我们能找到其渊源。唐宋八大家每个人对“道”的理解虽不同，但对“道”都是很重视的，都有恪守孔孟之道的一面，并在文道关系上都主张“文以明道”，即文要明道，要表达创作主体对道德学术的体验。王慎中作为一个十分正统的儒者，在散文的表达内容上他首先也主张文以明道，表达自身独特的学术道德体验，并认为那些“取之于外而足以悦世之耳目者”，他们仅凭

① 《寄道原弟书七》，《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② 《与蔡可泉》，《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才情而作，尽管文章拥有华美的文词，但由于与道德毫无关系，因而是绝不足论的。因此，其“道其中之所欲言”首先强调的是对学术道德的体验，而不是通常所说的情感体验。

但是，在上文关于王慎中文道观的论述中，我们还看到了他对前人之“道”即孔孟之道理解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扩充，强调有“真识”，“宋大儒所未及发”，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这里的“道其中之所欲言”即具有表达自我真实情感的原初理论内涵。“道其中之所欲言”与苏轼“道意之所欲言”^①的提法非常类似，可以看成是王慎中对苏轼文道观的继承。苏轼在“道”的理解上，不像韩愈那样偏执于道统、文统而排斥佛老，也不拘守欧阳修平易自然一途，停留在务实一格，而是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开拓，以致有意调和儒、释、道三家。在他看来，“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入人情”^②，既不以孔孟之道为文章之“道”，也不赞成理学家以性命为“道”，和欧阳修的“道不远人”、在于生活“百事”也有明显区别，而是把文章之“道”，理解为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自然之“理”，而通万物之理又在于有“人情”，在于“有意于济世之用”^③，这种以人情释道，将“道”的内容扩充为自然生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疑有助于明“道”之文在表现内容上更为灵活多样和丰富，也将对人情、人生的关注提高到了文章本体的高度，主张抒写自由，抒写自己独特、自由的心灵。何遽《春渚纪闻》^{（卷六）}引苏轼语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苏轼又在《录陶渊明诗》中说：“予尝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这种抒写自己独特、自由心灵的说法实现了散文从文以载道的外在社会关怀内转为对人的生命力、人的内心世界的关怀，具有重大意义。王慎中在贬谪后与许多心学人物都有交往，受其启发，也非常注重内心，认识到“《大学》之所谓致知者，信在内而不在乎外，系于性而不系于物。”^{④（卷三十六）}因此，在散文表现内容上，自然容易接受和继承苏轼这种抒写自身真实、独特的心灵的散文观，也主张抒写自我真实的情感。

① 苏轼《答王庠书》，《苏轼文集》，顾之川校点，岳麓书社 2000 版

② 苏轼《中庸论》，《苏轼文集》，顾之川校点，岳麓书社 2000 版

③ 苏轼《鬼绛先生诗集序》，《苏轼文集》，顾之川校点，岳麓书社 2000 版

④ 《与唐荆川》，《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书 105》

但作为一个正统的儒者，王慎中不仅恪守儒道，又因其对心学的理解不够彻底，对内心不够完全自信，因此他对“道”的内涵的理解没能像苏轼那样宽泛和多样，在散文表达内容上也不是完全自由，表现自由的心灵，而使其“道其中之所欲言”的散文表现论具有双重色彩：他既强调文章的道德属性，又想在此基础上突出文章表现独特心灵体验的特点，却又谨慎地遵循着那种源于传统的“文以明道”的思维模式，不肯明朗地表达出他对文学创作的真实体认。也正是这种微妙的矛盾，使得“道其中之所欲言”成为一个充满张力的理论命题。

王慎中所谓“道其中之所欲言”，首先强调文章要言之有物，而不能仅凭华丽的文词取胜。在他看来，那些不能够“道其中之所欲言”的文章，虽“怪奇瑰丽，足以夸骇世之耳目”，却因“攘窃于外”而“无可见之情”，即是批评那些徒有华丽文词而无实际内容的空洞文章。而且，尽管王慎中在这里主要是强调文章要“发挥乎道德”，但他却不是要简单地敷扬教义或歌功颂德，而是要求创作主体必须有切身体会，抒写自己的独到的见解。从王慎中的文章创作来看，他也很少单纯地探讨义理，往往是结合具体的事件来阐发事理。即便是主要用来探讨义理的文章，王慎中同样要求要有自己的见解。比如，他自论其《明伦堂记》，称“其义则宋大儒所未及发”，^①（卷三十七，P1042）即是要求文章在义理上也要有所发明。因此，王慎中主张“道其中之所欲言”，既要求文章要言之有物，又强调要抒写主体对道德体验的真切见解。这种主张，一方面对当时专意模仿古人形式的创作风气来说，无疑能起到救弊矫偏的作用。另一方面，还能保证唐宋派的文学思想不至于走到台阁体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老路上去。王慎中在《与李中溪》一书中自论其文曰：“周户部志铭、李尚宝行状不独其文而已，其是非不敢苟者，乃吾所以为文之道也。”^②（卷三十七，P1042）所谓“是非不敢苟”，也正是不随流俗、“道其中之所欲言”的意思。观其《户部主事周迹山公墓志铭》^{（卷二十六）}与《尚宝司少卿竹坡李公行状》^{（卷三十一）}二文对周、李二人的评价，都是脱离于朝廷话语之外的独立判断。周迹山因进谏而被杖死，王慎中在其墓志铭中对其“虑过其身”、“思越其位”的勇毅行为大加褒扬。正德初，李竹坡有感于朝廷危乱，遂辞官家居，嘉靖初亦坚卧不起。王慎中对其不与朝廷合作的态度亦深表赞同。由此可知，

① 《与李中溪书一》，《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② 《与李中溪书一》，《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王慎中的“文以明道”思想与成、弘间的台阁体文学思想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

如果就议论事理而言，王慎中尚不背离其“文以明道”的文学思想，但当涉及到个人情感宣泄时，他的“道其中之所欲言”的创作主张则溢出了其抒写自我真实情感的原初理论内涵。在《五子诗集序》中他说道：

意必有奇节怪行、慷慨磊砢之士，不涉声华，隐于酒矣，混于屠钓，
忿怼傲睨，相与作为语言，嘲侮风月，雕绩草本，以泄其气而乐其心，
则不泯之道将于斯人乎寄以存！^①（卷十六，P763）

所谓“相与作为语言，嘲侮风月，雕绩草木，以泄其气而乐其心”，正是“道其中之所欲言”的意思。但这显然已经超出了“文以明道”所允许的表现范围，而更接近于文学自身独特的、抒发情感的功用。王慎中甚至认为诗歌之道将寄于斯人而长存，这就更不是“文以明道”的思想所能涵括的了。其《与吴泉滨》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创作倾向：

仆为此文以授佩甫君，使刻石纳圻中。佩甫读之未毕，涕数行下，
哽咽不能出声，几于自绝，为废其读。读之三四，而后能毕。每读皆饮
泣欲绝，以谓道其情事如探其肺肠肾胆。而所以写其亲者，不独神志如
存，形貌亦宛然在目矣。^②（卷四十，P1084）

“以谓道其情事如探其肺肠肾胆”，也是说“道其中之所欲言”。只不过这里所表现的并不是作者本人的情感，而是他人情感，然亦是经过作者感同身受之后而发之为文，故能惟妙惟肖，形同亲历。王慎中称其文“不独神志如存，形貌亦宛然在目矣”，这显然是文学的审美要求，而与“明道”无关。可知，“道其中之所欲言”虽然在理论上主要是就表达道德体验而言，但在实际创作中却会处处突破这一界限。其实，“道其中之所欲言”正是王慎中“文以明道”思想摇摆在道学与文学、功用与审美之间的一个过渡性理论。将其内涵收拢得紧一些，文章就

① 《五子诗集序》，《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② 《与吴泉滨》，《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会多一些道学气；理解得宽泛一些，就能呈现出鲜明的文学特征。这也是我们理解王慎中“文以明道”思想的一个重要视角。此外，散文表现内容的扩大，又会带来文学风格的多样化趋向。

总之，王慎中“道其中之所欲言”理论的提出，自当与其所接受的心学思想有一定的关系。然而，由于王慎中对心学思想的接受并不是十分彻底，诚如他自己所认识到的：“区区于道，实未有见，向因先生（王畿）将几句精语蕴习在心，随处引触，得个入处，只成见解，实未有得。”^①（卷一）似乎他主要关注的是学术对性情修养的效用，而对义理本身并没有太多的兴趣，对心体的本体地位亦缺乏足够之理解，故其“道其中之所欲言”的创作理论也只是在一定限度内对传统的“文以明道”思想进行了初步的突破。就其于《曾南丰文粹序》中所论及的心、道关系来看，虽然强调了主体之心对道的体验与把握，但似乎并没有完全将心视为道的生发处。至少其与稍后唐顺之“本色论”的文学之间还有着十分显著的差异。因此，我们可以将其视为阳明心学影响下一种不甚明晰的理论形态，而不可过分强调其突破性价值。^②

第三节 义、法并论与王慎中的散文创作方法论

王慎中继承了唐宋八大家“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③、“文道合一”的观点，于是针对当时文坛“病于法之难入，困于义之难精”的弊端，在“义”、“法”关系上，王慎中主张“义”（表现内容）、“法”（创作法度）并重。对那些能够使“文词”与“义理”、“道德”与“言”相得益彰、两臻其美的篇章尤为赞赏，王慎中最爱曾巩《宜黄》、《筠州》两学记，说它们“文词、义理并胜”，为“千古绝笔”。^④（卷三十七，P1048）肯定“有道德而能言者”，^⑤（卷十五）又说：“好题目往往难得佳文字，自古憾之。”^⑥（卷三十八）这些都表明，在王慎中心目中的理想境界是“文词”与“义理”、“道德”与“言”、“意义”与“词采”、“道”

① 王畿《三山丽泽录》，《龙溪王先生全集》，清光绪八年刊本，明善书局藏版

② 关于此点黄卓越《明代中后起文学思想研究》第175页有相关论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韩愈《重答张籍》，《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版

④ 《与汪直斋》，《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105》

⑤ 《薛文清公全集序》，《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105》

⑥ 《与陆贞山》，《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105》

与“词章”相得益彰，文词与内容两臻其美的状况。

首先，在“义”“法”关系上，王慎中认为“法”应以“义”为本。王慎中论法度非常强调其与“道”的一致性，是其“文以明道”思想在创作方法上的体现。他在《薛文清公全集序》中论道：

确然独守乎朱氏之宗，执器滞言之讥固非先生之所恤，且将持是以
为闲。先圣之道之具，而防夫浮诞情纵之末放也。故其作为文字亦必谨
于体裁，审于撰类，发挥有关乎物伦，咏歌有出乎性情。虽不为无益之
作，而皆有所据依原本，以不背作者之法，亦其学之所守然也。^①（卷十五，

P748）

称其能“不背作者之法”，乃其“学之所守”使然，强调法度与学术之间的内在关联，与王慎中的学术思想相统一。在创作中，王慎中也强调自己的文章是“明道之文，非徒词章而已”^②（卷三十七，P1042），指责那些“意义猥陋，词采谬劣”^③（卷三十七，P1045）的创作。在《与林观颐》说到：

仆所为文，求合乎古而已。初不求时人之知也，然文字既出，不免
为时人见之，则莫不以为迂腐朽烂，群讥而族笑，韩昌黎所谓直何用于
今世者也。……所为古文者，非取其文词不类于时，其道乃古之道也。……
足下之好古文直好其词不类于时耳，如是则其用意亦何以异于时。故仆
愿足下姑置得失而专力于道，苟于道有得，虽不吾问，足下将自得之。^④

（卷三十九）

诚恳地指出该友人在学古方法上应注意“道”的修养，而不是停留在对古人文词的模拟上，强调法度与“道”的一致性，“苟于道有得”，文自然就随之而有了。因此，他批评“徒取之于外而悦世者”和“掠取于外，藻饰而离其本者”，对于

① 《薛文清公全集序》，《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② 《与李中溪书一》，《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③ 《与李三洲书一》，《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④ 《与林观颐》，《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脱离内容的形式主义表示了强烈不满。

其次，王慎中虽强调散文创作当以“义”为本，但却不忽视“法”，相反，极其重视创作法度。以王慎中、唐顺之为首的唐宋派试图通过从“毫厘不失乎法”的唐宋文入手，学习“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来循序渐进，以达到从“有法”到“无法”的目的。因此，王慎中虽强调文章创作当以义为本，能够“明道”，但其对文法、对创作法度是极其重视的。在《答邹一山书》中论道：

大抵文字之事有约有放，若约以法度，则一字轻着不得，若放而为之，则无不可如意。观兄此诗，殆有意于放，正不当以字句得失论之也。然古人有放者矣，骤而读之，浩乎若不可诘。徐究细玩，乃无一语为恨，此则真能放者。吾辈未到彼岸，尤须以法度自饰，庶可无败耳。^①（卷三十九，P1074）

他认为作文有“约”与“放”两个层面，“约”是以法度绳之，“放”则是适意为之。显然，“放”是比“约”更高的一个层次，是为文的极致。但是，在他看来，古人之文有貌若随意而为之者，其实却没有一字一句不合乎法度。倘若没有达到收放自如的境界，还需谨守法度，才能保证诗文创作的成功。王慎中认为“放”这一层次，自己还未能达到，只能“以法度自饰”，文章才能写好。而且，王慎中在这里所讲的“法”还是很具体的，指的是遣词造句之法。

正从此出发，王慎中在学习唐宋古文时，非常注重守其“法”，王慎中说：“家居治心讲学之余，不免为人牵挽，作酬应文字，亦不敢苟，而必有法。”^②（卷三十七，P1042）在他看来，合乎古人之法就是韩愈所说的好古道而兼欲通其辞：“某不揣，窃有志于古人之道，而学其学。既为其学，则其于言也，亦必合乎古而不敢苟，此某之志也。”^③（卷三十八）在唐宋文中他尤喜欧、曾，尤其是曾，曾文不仅严于法度，“有法可窥”，最便于师法，又最为“近道”，于是处处强调守“欧、曾”之法，他说：“方洲尝述交游中语云：‘总是学人，与其学欧、曾，不若学马迁、班固。’不知学马迁莫如欧，学班固莫如曾。今我此文正是学马、班，岂谓

① 《答邹一山书》，《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② 《与李中溪书一》，《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③ 《与刘白川书二》，《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学欧、曾哉!但其所学非今人所谓学。今人何尝学马、班,只是每篇中抄得三五句史汉全文,其余文名皆举子对策与写柬寒温之套。如是而谓之学马班亦可笑也!”^①(卷四十一, P1108)他认为欧没有抄袭《史记》,曾巩不曾剽窃《汉书》,但欧之纤余委备、曾之平正严谨的风格,正是由《史》、《汉》而来,认为欧、曾之文与马迁、班固之文同为一脉,但因其有法度可寻,更方便师法。同时,他又批评了那些只知剽窃为文的人。在写给程习斋的信中,他说:“今岁为人作记学文字多至三篇,虽自谓有益于发明先王教人之指,学者治心养性之功。然文词猥下,不过守得庆历嘉祐诸贤之法。”^②(卷三十八, P1059)这里的“庆历、嘉祐诸贤”即指“欧、曾”诸人。王慎中因此甚为自信,认为自己的文章能合于古法,甚至某些文章可以超越古人,他说:“吾诗自觉于古人合处不如文,文则有全篇合或有过之者,诗则不能如此。”^③(卷四十一, P1107)

其实对法的注重并非从王慎中开始,“秦汉派”也强调法式,如李梦阳在《答周子书》中指出:“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如方圆之于规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实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实物之自则也。”^④并在《驳何氏论文书》中说:“是以古之文者,一挥而众善具也。然其翕辟顿挫折,尺尺而寸寸之,未始无法也,所谓圆规而方矩者也。”^⑤从中我们看到“秦汉派”所师法的对象是“秦、汉”古文,试图从“第一义悟入”,所欣赏的是“秦汉”文中“瘦硬豪雄”的气象。但由于这种外在的气象难于师法,文中的具体“法式”也不容易找准。而“秦汉派”又要刻意为之,因而只能从“秦汉”文的字面词句寻求为文的法式,结果只学到“秦汉文”的皮毛,没有得到其中的文法精髓,导致他们为文上多剽窃摹拟。而王慎中所强调的“法度”,其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认识到一代有一代之文,时势盛衰不同,文之优劣亦不同,文学是不断向前发展和完善着的。认识到“唐宋文”是对“秦汉”散文艺术的继承和发展,是吸取了“秦汉文”精髓的一种更具创新性的散文体,其中已包蕴了“秦汉文”的作文法式。并在具体的学古中,指出在对前人的学习不是对原著的一味抄袭,而应注重吸纳古人成文之法、借鉴前人的行文风格,追求神似而不是停留在形似的层面

① 《寄道原弟书十六》,《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② 《与程习斋书二》,《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③ 《寄道原弟书十五》,《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④ 李梦阳《答周子书》,《空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版

⑤ 李梦阳《驳何氏论文书》,《空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版

上。这就与秦汉派泥古有了本质的区别，体现了正确的历史发展观。

再次，王慎中强调创作法度，并不是要字字句句模拟古人，而是主张灵活运用。他在《明水文集序》中说：

惟其学之不谬，故著为古文词，吟咏性情，敷扬事理，莫不有古作者之法。虽宗统指授，谨守师传，步步趋趋，如恐或失，而见于文之间，则自有机杼，未尝规规仿合形似而以为传也。^①（卷十五，P751）

既强调作者因学术之正能不背“古作者之法”，同时又称赞其在文词上能“自有机杼”。可知，在王慎中看来，文章创作的确有一定法度可循。古人已经很好地掌握了作文的法度，所以应该在这方面向古人学习，即便是“宗统指授，步步趋趋”也不为过分。但学习古人创作法度，并不是要“规规仿合”，求其形似，而是要自铸伟词。他在《与江午坡书》中亦称其“作为文字，法度规矩一不敢背于古人，而卒归于自为其言。”^②（卷三十八，P1054）他还在写给王道原的信中谈到自己学习唐诗的体会：“总是唐人中翻来，然何尝涉他成套也？意之论是如此，遣词造语亦须知其不同。”^③（卷四十一，P1107）可知王慎中虽然强调创作法度，但他对法度的理解还是比较灵活的。

最后，王慎中虽强调创作法式，认为作文首先要守得古法，但其最终目的是要能够在此基础上“自为其言”。这与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曾诸人认为的创作应该“自树立，不因循”，贵在创新，并且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章的情感力量这一审美理想相延续。而作文如何能够有所自树呢？王慎中在《与项瓯东》中提出“文之为道，固博取而曲陈。惟其所以取之者，虽博而未尝不会于吾之极，故谓之约。其陈之虽曲，而其义有中，则曲而不为杂。南人周任之言每举于孔子，以孔子之圣岂不足以矢口为言，而于前人之言时有举焉？所举有前人之言，而其意则吾之所欲言者矣。”^④（卷三十八，P1058）他认为所谓“文之为道”，指的就是“博取而曲陈”的创作方式。他重视“博取”，然而“博取”必有所约，

① 《明水文集序》，《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② 《与江午坡书一》，《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③ 《寄道原弟书十五》，《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④ 《与项瓯东》，《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一是必须归于先王之道，二是必须为作者本人所领会贯通，贵得其“意”。可以引用前人的话语，但目的是要表达自己的意思，这与其“道其中之所欲言”的观点完全一致。王慎中作文“恒以意定为难”，“意定而辞立就”^①（P786），正是由于他在“博取”之后，静心体悟，融会贯通，“卒归于自为其言”。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冲出唐宋文的拘囿，而使其文自具面目。

综上所述，王慎中“文以明道”的创作思想有着很大的理论张力，其中既有种种内在矛盾，又有很大的包容性。他希望文学创作能够以道为本，却不轻视文学自身的价值；他要求抒写独特的道德体验或思想见解，却又为个体情感留有一席之地；更重要的是，虽然他强调文章创作当以义为本，却又极其重视创作法度，而此后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发展正是主要围绕着义与法的关系而展开。可以说，相对于传统的文学思想而言，王慎中并没有十分显著的突破，然而，就在其虽不鲜明却客观存在的创新之处，及其在文与道之间的徘徊、折衷与极具包容性的态度中，为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其后的发展方向。

① 李开先《遵岩王参政传》，《李开先全集》，卜键笺校，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版

第三章 王慎中的散文创作

《遵岩先生文集》中共收王慎中散文五百余篇，举凡书启、赠序、传记、祭文，墓志、游记乃至悼文，应有尽有。其中纯文学或具有文学性的散文，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总起来看，这些篇章（纯文学或具有文学性的散文），大多都能体现其“文以明道”的文学思想，在作品的表现内容上能“道其中之所欲言”，以传道为主，善于阐发义理，发表议论，又不忘在文章中抒发真情实感，发表真知灼见。在创作方法上，首先，善于谋篇布局，“恒以意定为主”，力求立意新颖，使其结构严整简明又富于变化；其次，善于引古以论今，在古今对比中以小见大；最后，善于描摹人物，点睛画神。在行文风格上，力求语浅情深，平淡自然，并且非常注重性情修养与诗文风格之间的关系，希望通过对温厚性情的培养，使其文表现出平和、雅正的文学风格。

第一节 “道其中之所欲言”的思想内容

王慎中的散文在思想内容上颇能体现其“道其中之所欲言”的散文表现论，不仅明道，表达个人的道德体验，善于阐发义理，发表议论，又不忘在文章中抒发真情实感，发表真知灼见，创作出许多感情真挚、悲天悯人、伤怀愤世的篇章。

首先，在思想内容上，王慎中的散文注重明道，善于阐发义理，发表议论，妙理层出。万斯同所撰《儒林宗派》置王慎中于蔡清门下^①（卷十四），蔡清虽为纯正儒者，但推重白沙之学，然理解并不深入，使其之学犹存宋儒规范。王慎中从小受学于蔡清高弟易时中，在学术上自然受其影响，在努力扭转文坛文道分离及在心学思想启发下大量阅读宋儒诸书后，其散文在思想内容上充分吸纳了唐宋八大家的作文传统，十分关注对先王治化之道——即“王道”的探讨。他曾自谦自己所作之文：“虽自谓有益于发明先王教人之指，学者治心养性之功，然文词猥下，不过守得庆历、嘉祐诸贤之法。”^②（卷三十八，P1059）王慎中中有许多直接宣扬道统和儒

① 万斯同《儒林宗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与程习斋书二》，《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家思想的论说文,如《孔孟图谱序》、《大学衍义补序》、《易经存疑序》、《科目题名记》等。其《明伦堂记》中对性命、事物与人伦之间关系进行了论述,在论及先王之“教”与其“所以教”时,曰:“其所以为是详且博者,其迹可守而其妙不可为,其形可名而其精不可言。其通于天谓之命,出乎命谓之性,凝神于不见不闻之表,默化于无声无臭之中,形器俱泯而思为无所,日改月新而不自知其所以然。”^①(卷二十二, P834)就是典型的性命之学的理论话语与学术思路,并且在寄给好友李中溪的信中自述:“此文(《明伦堂记》)乃明道之文,非徒词章而已。其义则有宋大儒所未及发,其文则曾南丰筠州、宜黄二学记文也。唐君复书,盛有所契,不以予言为妄也。……道本如是而不可变,恤则非吾所学之道矣。”^②(卷三十七, P1042)又如其《名笔私抄序》称曾元山“防范严密裁断峻飭有法家之长,而气度深宏体要简正有儒者之风”,观其文则知其“法家之长皆出于儒学之用。”^③(卷十七, P766)此外,在《安平镇新建四门记》、《余柏坡公平寇兴学记》、《海上平寇记》、《刘公树记》等文章中,王慎中莫不将文治武功归致于德教与爱民,并明确指出其为文之用意:“且以告夫后之为政者,信儒学之果可以用于治,而术数名法之家之果不足学也。”^④(卷二十二, P848)可知这些都是王慎中为明道而尽心所作,带有明显的传统儒学特征。

王慎中散文的这种明道倾向,使他在作品中善于阐发义理,发表议论。王慎中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位善辩之士,“言谈能惊四座”,“彼讲事理之不顺者,吾辈虽理直,每屈于其说。”^⑤(P786)他自己也说“掉舌常屈人”,^⑥(卷一)可见其论辩之功力。体现在散文创作中,则是议论周尽,妙理层出。皇甫汈说:“夫其为文也,长于持论而不尚雕绘。”^⑦康熙本评曰“遵岩长于推论道理”^⑧(卷二十一)、“妙理层出”。^⑨(卷三十)如其《送程龙峰郡博致仕序》^⑩(卷十九, P801)一文,开篇既不引经据典,也不设喻作譬,而是开门见山,以简洁利落的文句和急促的语气,交代程

① 《明伦堂记》,《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② 《与李中溪书一》,《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③ 《名笔私抄序》,《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④ 《安平镇新建四门记》,《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⑤ 李开先《遵岩王参政传》,《李开先全集》,卜键笺校,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 版

⑥ 《悔志》,《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⑦ 皇甫汈《遵岩先生文集后序》,《皇甫司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 王慎中《五子诗集序》文中评语,《王遵岩先生文集》,康熙五十年闽中同人书社

⑨ 王慎中《金溪游记》文中评语,《王遵岩先生文集》,康熙五十年闽中同人书社

⑩ 《送程龙峰郡博致仕序》,《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龙峰被罢的时间与原因，进而层层论述了程公不该被罢免的原因。最后，作者想象程君回乡后愉快的闲适生活：“徜徉山水之间，步履轻翔，放饭决肉，矍铄自喜……客倘有诤而问者，‘君胡无疾也？’，聊应之曰，‘昔者疾，而今愈矣’，不亦可乎？”这一层笔锋宕开，看似轻松，实则更进一层，含蓄地批评了封建官场对人性的摧残与对心灵的戕害，认为脱离官场才是身心的解脱。全篇议论周尽，“优游缓衍而不矜张作态，繁简廉肉不失法；入后余韵悠然，戏笑甚于怒骂，是悟欧曾作文之法者也。”^①（P876）

又如其《送都指挥俞君志辅序》，^②（卷二十一，P826）开篇写道“生当封万户侯，死当以革裹尸，此古之英雄贪名殉节者所为慷慨而自许也。”指出很多将士赴死是为了邀名。以此作比，指出俞大猷慷慨从军，是为国而效力，他不慕荣利，与士兵同甘共苦，并精心训练士兵，绝不因“狗马玉帛，声色子女”而易其志。因而俞之“能死”，是为国而非为己，而正因此，俞反而可以不“死”，高度赞扬了俞大猷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崇高精神。行文铺排得当，欲扬先抑，将送友远别时的祝福之意寓于骏爽的文风中，使人读之为之叹服，康熙本评其为：“议论之雄快，文笔之矫厉，在司马子长、班孟坚、韩昌黎伯仲之间。”^③（卷二十八）

即便是写山水游记，王慎中也不着笔写沿途所观赏的美景，而是将笔力集中于写面对山水美景的心态，在陈词中翻出新意，行文疏密有致，层次清晰，说理透彻。如其《游清源山记》^④（卷二十四）一文，名山的风光，只以“清源山者，泉州之名山也”一笔带过，而着重叙述景公游牛山而“涕泣沾襟，不能自止”，及羊叔子登岷山后“与参佐相语悲咽，怆然而罢”两种反面情况，指出他们不能感受到山水之乐，是因为他们害怕失去眼前的功名富贵，继而引出全文的论点：“富贵功名者之于山水，其果不得以兼取也。”清源山远不及牛山、岷山之雄奇壮伟，而他与路遇的好事人相命为游，却能各尽其欢，表达了自己虽罢免多年却安于清贫的豁达心情。全文笔致淡远，发论清峻，使人读之忘倦。

其《竹轩册记》^⑤（卷二十四）写余生爱竹种竹，但苦于好游四方，竹却不能相随，故命人绘竹轩册，挟册以行，作者提出质疑，认为“画竹之似，孰与生竹之真”，

①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3版

② 《送都指挥俞君志辅序》，《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105》

③ 王慎中《送都指挥俞君志辅序》文中评语，《王遵岩先生文集》，康熙五十年闽中同人书社

④ 《游清源山记》，《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105》

⑤ 《竹轩册记》，《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105》

不如路途所见，随处造访观竹，而余生的反驳，则揭示了一种人生的哲理：“所谓好于物者，岂独在声色形貌之间，亦贵得其意耳！”总之，说理议论是王慎中之所长，在其文中随处可见就事就物的真知灼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尤得力于曾巩”^①，前人也评曰：“其构意立论，皆于粗中见精，小处见大。”^②（卷三十一）皆为中的之评。

其次，王慎中散文也不乏真情实感，其真情之流露，既是他文学创作要“道其中之所欲言”进步观点的体现，也是他历经生活艰辛坎坷后，对众生苦难的感同身受与深沉叹息。如其《存悼篇》中回忆妻子的性情时说道：

情事忽忽，如有所忘。相友二十二年之间，形音情性，忽若在前，方其若在，忽已相失，静神宁思，欲写一二悼，复夺之真如忘矣。吾尝谓恭人平生有不可晓者，早起宴寝，兢兢不惰而未尝勤事；菲弊淡苦近于鄙啬，而不晓营财；对人面冷无美好口词，而不能矜重；遇下姬媵易见情款，而非掠恩施；见女红丽巧，穷力模效不能不止，而未尝以自饰被服；有客在堂，辄撰具恐不及，若奉长者，而实不知为谁；不多识字而好摊书吟讽，不善饮啖而好精治酒食，无甚疾病而每亲药饵，不尚祷祠而屡诵佛语，谈谐尤短而多记俚谚旧讠，猜防绝疏而喜知小言细。^③（卷三十五）

三十五）

语言似零乱而实贯串，其妻之庸懦却纯善的形象扑面而来。王慎中并未叙及自己的心情如何悲痛，但笔致中饱含着对已逝妻子的深切痛悼，实已涕泪满篇。他在《与万鹿园》中又写道：“今岁正月八日，室人捐衽席而去，弱子幼女惨然失恃，而老母年力就高，无可佐执仰事之劳，日月虽已流易，而抚物触事，尤增酸楚，灭情之学，真是空说，到头始知其不然，闲时读庄子，见其所记妻死据床鼓盆而歌，虽病其放于礼，而亦以为达，以今思之，彼乃甚不能解耳，其为悲伤，无乃过于恸哭者乎，业缘不断，贪爱种种。”^④（卷三十八，P1061）诉说妻子死后，自己墓地

①（清）永瑔，纪昀主编，周仁等整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遵岩集》，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9 版

② 王慎中《府学修造记》文中评语，《王遵岩先生文集》，康熙五十年闽中同人书社

③ 《存悼篇》，《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④ 《与万鹿园》，《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体会了庄子在妻死后据床鼓盆而歌的那种心情，正因过于思念亡妻，无法排遣，“而姑托于放以自解耳”，其悲伤之情更甚于痛哭。

甚至可以说，悲天悯人、伤怀愤世既是王慎中散文的整体情感基调，也是他反复吟唱的人生悲歌的主旋律。如《哭恺中弟文》^①（卷三十四）以“嗟乎，痛哉”开头，在一系列反问略带指责中，表现出作者对恺弟早逝的悲痛之情，全篇以“哭”为眼，句句是哭，满纸呜咽。《河南参政刘涵江墓表》^②（卷二十九），以“县呼，予何忍表刘涵江墓哉”开头，回忆与己同时同职被罢，又以“呜呼，悲乎，予何忍表公墓哉”承上启下，追忆刘君种种政绩与为人的“阔直朴率，无机数曲节”，对他的不幸深表同情。《岩居稿序》名为诗序，其实评诗仅寥寥数语，更多的是以华察的早废不遇，兼及陆浚明、袁永之、屠文升这几位吴地才子的升沉存殁，他们与作者均为嘉靖五年进士，也有着共同的坎坷命运，故作者不禁质疑：“词学之士，反锢于右文之朝，良有不可知者。”^③（卷十六）表达了对人才被摧折的强烈不满。

在诗歌理论方面，王慎中认为“诗之为教亦弘”，提倡“和平之音”，诗风多“华郁畅朗”，不满于“怨背消刺”，但是在“欲道其中之所欲言”的散文中，他显然有着更加强烈的情感抒发。这种情感有时愤激不平如《送程龙峰郡博致仕序》；有时哀婉凄凉如《存悼篇》；有时悲切如《祭同年蔡西坡文》；有时迂回曲折，情思幽隽如《岩居稿序》、《与熊南沙》；有时又欲哭无泪、痛彻肺腑如《哭恺中弟文》……这些丰富情感都一一真切地展露在读者面前，即便是数百年后的今天，也让人唏嘘不已。前人在评点其祭文与书信时多提到这一点，如：“文到真处，不论浓淡皆佳，手足之痛字与泪进，千纾百折，总是不可解之情，乃文之真者，非有意于文也”、“情至处，不知为韩为欧，吾所谓文者，不过以文其情而已，或以为师祭十二郎文，徒见为貌似耳”^④（卷三十四）、“生死之情，尺幅中写得沉痛。”^⑤（卷十五）是为卓见。

① 《河南参政刘涵江墓表》，《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② 《岩居稿序》，《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③ 王慎中《哭恺中弟文》文中评语，《王遵岩先生文集》，康熙五十年闽中同人书社

④ 王慎中《答宗室西亭》文中评语，《王遵岩先生文集》，康熙五十年闽中同人书社

第二节 王慎中散文的创作方法

王慎中认为作文有“约”与“放”两个层面，倘若没有达到收放自如的境界，还需谨守法度，才能保证诗文创作的成功。而他认为自己还没有到“放”这一层次，只能“以法度自饰”。因此，在散文创作上非常重视法度，注重吸纳古人的成文之法、借鉴前人的行文风格，尤其学欧、曾，但并不死守前人之法而能灵活运用，在“博取”之后，融会贯通，“卒归于自为其言”。

一、恒以“意定”为主的谋篇布局

唐代张彦远云：“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①（卷一）这种书法创作的构思法则其实也完全适用于文学创作。王慎中为文“尤得力于曾巩”，而曾巩作文于构思、章法、句法都很讲究，吕本中说其“字字有法度，无遗憾矣。”^②（卷九）朱熹也说：“南丰之文却是布置。”^③（卷一百三十九）对材料的剪裁、安排，章节的勾连、照应等非常精通。王慎中在学习曾巩作文之法中，很推重并继承了曾文这种剪裁条理，抑扬开阖之法，同样注重构思入微，精于布置，“其为文也，恒以意定为难，每构一篇，必先反复沉思，意定而辞立就矣。”^④（P786）王慎中每作文，必当全文篇章结构了然于胸后，才提笔而一气呵成。

王慎中构思文章，细致入微，精于布置，使得其散文结构严整简明，条理清晰而井然有序。李开先言其文：“铺叙详赡，部伍整擻……按之不乱而呼之应声。”^⑤（P786）何乔远在《名山藏·文苑记》中亦评价其文章云：“详赡丰缛，委复曲折，按之分部，呼之应声。”^⑥可见其结构之严谨，在当时就已有定论。如其《杭双溪诗集序》^⑦（卷十四）一文，开篇即云：“自予结发登朝，则知有所谓杭双溪公矣。”含蓄地指出杭公声望之高。紧接倒叙谪判常州后与杭淮初见情形，杭公虽年事已

① 张彦远《王右军题魏夫人笔阵图后》，《法书要录》（范祥雍点校），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

② 吕本中《童蒙训》，《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陈孟雷原撰、蒋廷锡重撰，中华书局1986版

③ 朱熹《朱子语类》，中华书局2004版

④ 李开先《遵岩王参政传》，《李开先全集》，卜键笺校，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版

⑤ 李开先《遵岩王参政传》，《李开先全集》，卜键笺校，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版

⑥ 何乔远《名山藏·文苑记》，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版

⑦ 《杭双溪诗集序》，《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105》

高，却“健步善升”、“其移若翔”、“高谈阔辩”，其气厚神完、飘洒自如让作者疑为仙人，由此引出杭公的诗歌观点：诗歌创作不应使人“功劳劳极”，而应“各随其才量之所得，而发之于性，动于其中，触于其外，固有而不得不然”。接着往前追溯初入宜兴时惊羨其山水“幽邃而旷远，明秀而静深”，其草木泉石皆“发色含气而有余光”，用山水之美来衬托“美士君子”杭淮。经过几个部分的铺垫后，作者才正面评价杭准的人品与诗品。文章不足千字，对杭公有耳闻，有目睹；有自己的正面接触，也有他人的侧面评价，还有山水之美的侧面烘托；还反复穿插倒叙等手法，把事件叙述、风光景物描写、人品诗品的议论，巧妙地结合起来，可谓委曲婉转，铺叙详赡，足见其构思之入微。

又如《余柏坡公平寇兴学记》^①（卷二十三），记叙了余柏坡在闽南一带的政绩，文章一千多字，以余公平寇兴学的事情先后顺序为线，层层推进。文章开篇先交代了闽南一带匪寇横行，而地方“兵革久弛”，将卒“掉眩相目，视其得志而去而已”的情形，接着叙述余公平寇“计虑周尽”，使盗贼无一脱逃。但“公犹不嫌于意”，认为灭寇只是“致武”，要使民“知义”，就必须兴学，转而叙述其兴学的过程及取得的良好成效，并紧接对余公的事迹进行议论，肯定余公的才干与见识，认为“才之兼者，可以制事功而未必可以兴教化”，余公二者兼备，则决非仅是“才之过人而已”，而是见识过人。全文虽无大波澜，但将余公平寇兴学的全过程叙述得条理清晰而井然有序。

当然，王慎中散文之结构虽严明有序，但又是富于变化，腾挪跌宕，出人意的。举其《永定县知县许君生祠记》^①（卷二十三）为例，文章开篇并不介绍永定地理人文，亦不介绍写文缘起或许君来历，而是突起波澜，描写永定县东、西、南、北四乡及城中的百姓争欲为县令许君建造生祠，并在祠成后学官弟子、乡先生、举人等又纷纷写信前来，请求作者为祠作记，详述许君政绩的情景。经过侧面烘托与正面渲染后，许君形象已十分高大，按通常行文之法，应当是对许君的肯定与赞许，或对他的升迁前景的祝愿等，但作者笔墨急转直下，出人意料地写道：“然君之在邑，盖亦艰且危矣。”从语气看是急转直下，从文意看却是深化一层，因为他写出了吏治的污浊和官场的昏暗，宾客与上官的不满，反过来凸现出许君之可贵。接着，作者又据此进一步发挥：“有思于民，而亦有誉于上，仕者之所

① 《永定县知县许君生祠记》，《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同欲，然有不能兼得者。”认为民为重，“上”为轻，“有志之士，正不能以此之重，易彼之轻”，并用“此许君之知所择也”来勉励许君。全文开头突兀，中段逆转，尾部深化，使人不禁担心“艰且危”的许君的未来，却至此戛然而止，可谓言虽尽而意有余。前人评其《与陈约之》：“篇势转折切深，起伏倔僵。”^①（卷十五）用来评价此文也同样适用。再如其《环山楼记》：“法熟而老，结构自然，读之如登浮图，一层高似一层，而所见又别耳。”^②（卷三十）其《龙岩书屋记》：“就龙字构意，文势攫变灭不可正视，殆亦尤龙之笔耶！”^③（卷三十）也是着眼于其结构之变。

此外，由于王慎中善于构思，“恒以意定为主”，讲究章法、句法，使其散文句法较活，长句、短句、骈句、散句兼而有之，并且还常用排比句式强调、突出一种感受，显得语气流转活泼，又层层推进。《贺山东右使刘南泉公拜左使序》中开篇：“有殊世之才而器不足以受，则不可以大施才之用也；有地器之受也无方，以无方运有地则无无施而不可，一谓之毛羽；有挾起及枪榆枋而控于地而有培风，负天而图南溟，一谓之蹄足；……有应艰大于仓卒而或安常之居不能综细，易才之相去若是远也。”^④（卷十四）在一系列“有”字句式中层层论述有才却难于施展才华的种种情况，为后反衬刘公不仅有才，有大器而且还能信于民，其政绩功德“将益明光于东方”作铺垫，全文结构层次清晰，层层推进。在《哭恺中弟文》中用一系列的反问排比句“吾待汝以佚吾老以莅吾终，而乃使吾主汝之丧耶？吾待汝以校吾集以传吾书，而乃使吾料检汝之遗文耶？吾儿之长者待汝友之，幼者待汝教之，而乃使吾育汝之孤婴耶？”^⑤（卷三十四）在重复句式感情层层推进，强烈而悲愤，表现了对恺弟早逝的悲痛及愤慨之情。这种类似排比的句式在王慎中散文中随处可见，它们在文中或是使文意层层推进，或是与后文形成对比，都对全文严明有序结构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足见其构思之微、布置之精。

总之，不论是平整简明，还是曲折多变，都能切合文章立论，由此可看出王慎中对散文结构之重视与独具之匠心。王慎中为文一向法度谨严，正如其《答邹

① 王慎中《与陈约之》文中评语，《王遵岩先生文集》，康熙五十年闽中同人书社

② 王慎中《环山楼记》文中评语，《王遵岩先生文集》，康熙五十年闽中同人书社

③ 王慎中《龙岩书屋记》，《王遵岩先生文集》，康熙五十年闽中同人书社

④ 《贺山东右使刘南泉公拜左使序》，《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⑤ 《哭恺中弟文》，《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一山书》所云：“吾辈未到彼岸，尤须以法度自饰，庶可无败耳。”^①（卷三十九，P1074）

由于其力学曾巩为文之法，文章架构自然是王慎中为文法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是其对“首尾呼应、错综变化”的行文法度进行细致探讨的结果，与其作文注重“法”的文学主张相一致。刘海辅在《王遵岩小传》中说：“四方乞文者足趾相错，慎中应之略无格滞”^②，王慎中自己也曾说：“弟数日领人文字不少，有坐索刻期必得者。”^③（卷二十三）正因讲究意在笔前，善于谋篇布局，他才能以惊人的创作速度，满足四方求文者的需求。

二、引古以论今的创作手法

何乔远在《名山藏·文苑记》中评价王慎中为文时，还提到其善于“援古以誉今，推小而至大”，为“二百年中兴之文”^④。这种引古以论今，以小见大的手法也与王慎中为文“得力于曾巩”关系密切，曾巩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文章又大多为议论文，使得他的议论文好引经据典，并以此作为自己持论的依据，故曾肇称其“言古今治乱得失是非成败、人贤不肖，以至弥论当世之务，斟酌损益，必本于经”^⑤（附录一），方苞亦云“南丰之文长于道古”^⑥。而王慎中作为正统的儒者，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和熏陶自然不亚于曾巩，又因其议论文主要学曾巩，受其影响很深，且文章依经立论，不仅气势雄深、博厚，又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因此，王慎中为文自然会继承其引经据典，引古以论今的手法。

王慎中散文，随处可见其引古以誉今，善于从古今对比中来以小见大，表现其观点的创作手法。这种古今对比手法主要体现于他的记序之文中。如其《陈少华诗集序》^{（卷十六）}一文，王慎中不是直接论述陈诗的特点，而是先从汉以下能为“诗之工”之“畸穷憔悴之士”说起，这些人才华出众，但怀才不遇，便干脆恃才傲物，桀骜不驯，放荡不羁，与世俗格格不入，他们愤世嫉俗，又多愁善感，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对于现实的理解更透彻，对人生的痛苦有更深体验。因此，便能“发愤”创作，以宣泄内心郁结之情。由于情感真挚，不吐不快，故“其诗

① 《答邹一山书》，《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105》

② 刘海辅《王遵岩小传》，引于王慎中《王遵岩文粹》，日本天保15年刻本

③ 王慎中《答宋仲石》，《遵岩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何乔远《名山藏·文苑记》，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版

⑤ 曾肇《行状》，《曾巩集》，中华书局1984版

⑥ 姚鼐《古文辞类纂·序跋类四》引方苞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版

之工，往往极其至焉”，但在王慎中看来这些人为诗虽能“工”，“然亦有傲慢侮，怨悲诮刺，负世之累。”或张狂轻率或消沉尖刻，终究不够完美。文章论述至此，才开始转论陈少华其诗同样能“穷情极变，引物连类，善言其志而足以感人动物”，但与前不同是他的诗文无“傲慢侮，怨悲诮刺，负世之累”之病，充分肯定了陈诗“工”而能发“和平之音”，称赏这一类诗为“美”。虽无过多论述其诗篇，但却紧扣文章主旨，在对比、衬托中充分肯定陈诗的地位。

另在《张净峯公文集序》中，王慎中亦从上古开始说起，从周公有功德却因不作文而不见于学术，管夷、晏婴诸子兴学以自立却使得王道之体决裂，以至到贾谊、董仲舒辈只先管推行王道而不管其是否醇驳，再到诸葛孔明同样有功烈德义而却因学不纯而无法使其传论起，以此为后文评价张公其人其文作铺垫，张公和周公、诸葛一样都有功烈德义于世，所不同之处是其还善于作文，“上据六籍，旁括百氏，流暑泛该而本统不紊，细而不可不陈者数，恊而不可不守者法详，讲而精择博取而约受，折衷诸儒之传，贯穿历代之变。”^①（卷十五）因此其文“能笃信固守不为异术小道所乱而免于不纯之弊”，最后点出其文“气象宏裕而激发时见，法度谨严而豪纵有余，如山岳之为重，河海之为涵，出云兴雨，姿态百变。”张公其文不仅无古人之弊，且“合于道而功烈德义”相兼有，实属难得。全文前后对照，相互呼应，依经立论，不仅气势雄深、博厚，又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当然王慎中引古也不都是誉今的，《送程龙峰郡博致仕序》中就是通过古今尊师方式的截然不同，来论今之失及官场的复杂。《送尊师易愧虚之任夏津序》^②（卷十四）则从上古师以弟子贵的故事论起：汉代施讐之位之所以尊，其弟子张禹、鲁伯为之推明作出了贡献；丁恭治春秋是因其弟子樊傺位显时的宣传而始尊；孔子欲出仕，也“以子夏先之又以冉有申之”，“其急于得位也，则有所用于其徒”。通过这些故事来对比今日自己“学不足以取容于世，心有余而力不逮”，有愧于先生，因此写此篇于同门之士，希望他们有感于作者之言而发奋，最终能使其师显，位尊，其学能发扬光大。依经立论，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其它引古论今的篇章在王慎中散文中屡处可见，可见王慎中颇得曾巩家法。引古以论今，用古今对比的方法不仅能凸显今人、今事，也使得其文层次分明，条理清晰。依经立论，使其文气势雄深、博厚，又使其议论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① 《张净峯公文集序》，《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也可看出王慎中对唐宋古文“首尾呼应、错综变化”的行文法度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并能灵活运用于文章中。

三、点睛画神的描摹手法

王僧虔曾谈书道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①（卷一），强调书法之道，笔迹为下，笔意为上，能传出人物神采的书法才是书之妙境。在绘画上，“至于鬼神人物，有生动之可状，须神韵而后全。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道，空善赋彩，谓非妙也”^②（卷五），也是谈论传神的道理，而这传神的理论同样也适用于文学创作。王慎中为文主要学习唐宋文，尤守欧、曾家法，在议论上得力于曾巩，而在记叙上则尤得力于欧阳修。欧阳修不仅是文学家，也是位有特殊贡献的历史学家。他是《新唐书》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又独立撰写了《新五代史》，二十四史，他一人名占二史，成就突出。在史学上他博采众长，不仅取法《汉书》，语言凝练整饬，端庄纯雅，更主要是学习《史记》和《春秋》，并尤得力于史迁风神即其笔下人物能神采飞扬，鲜明活现，风神凛凛。因此，欧阳修写碑志、祭文都专取人物风神之处来写，将人物写活，使千百年后读来，犹能识其人物，想其风神。在《遵岩先生文集》的五百多篇文章中，志铭、墓表、传、行状、祭文共有一百多篇，约占三分之一，这些虽属于应酬性质的应用文，但王慎中“亦反复沉思，特出新意，调高义古。”^③（卷九十二）虽是应酬之文却能有新意，大都具有文学性。并且在这些文章中王慎中学习欧阳修记叙人物注重风神的手法，常用传记或白描手法来表现人物，使得记叙人物、善于描摹人物成为王慎中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

王慎中在描摹人物时或抓住人物言语行动的细节，以极为精省的语言述出，使人物形神具现；或淡淡几笔白描，勾勒人物的外形特征，来反映人物的精神面貌；或以几个典型事件，来集中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尚宝司少卿竹坡李公行状》是王慎中给他外祖父李竹坡所作的行状。在描述其性情淡泊，不附权贵，“行洁礼庄”时写道：“出行途中，足迹所履，直以绳引，绝不侧视反顾，自后蹶之，

① 苏霖编《王僧虔笔意赞》，《书法钩玄》，明嘉靖刻本

②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 版

③ 王惟中《河南布政司参政王先生慎中行状》，（明）焦竑《献征录》，上海书店 1987 版

不得一见其颧颊”，“与友人入市购书，有为角抵之戏于前者，友人皆舍书就观，公独取所购书着袖中，径归。”^①（卷三十一，P961）一个严谨自持近乎刻板的士大夫形象如在目前。又如《易愧虚先生行状》生动地刻画了其师易时中少年老成、好学敏悟的形象：

先生生而醇静，不与凡儿狎毁，齿从师塾远于家，往来早暮不失晷刻。行过市，无游视蹠步，坐市翁媪窃识之，终始如一日，曰：“异哉！谁家儿？”在塾执业熟矣，犹守案坐诵，同塾儿诱之戏，不可，或靳之，不为忤。时摘诵数句不绝口，傍儿笑曰：“独此四句患忘耶？”应声曰：“诵久有味，非为忘也！”塾师骇问之，知其性近于绳准，而章句义味，殆心所通矣。”^②（卷三十一，P969）

此聊聊几笔的言语行动细节描写，就将其师少年老成，好学敏悟的形象突显出来，可谓传神之笔。

此外，在一些不以记叙人物为主的散文中，王慎中也体现了他高超的描摹人物水平，有时仅寥寥数笔，就如速写般形神毕现。如在《送诗人沈青门序》中，只以“袍布衾，从一童，黧面而微跛，蹢躅然惫也”^③（卷二十一，P832）几笔白描，沈仕之落拓潦倒已一目了然。在《朱碧潭诗序》与《陆龙津诗序》中，文章以传记文的笔法，着力介绍了两位诗人的奇行异节，使他们的形象跃然纸上，其间还夹杂自己的身世之感，更显沉郁，读后令人难以忘怀。在《陆龙津诗序》^④（卷十六）中，诗人陆龙津出身书香门第，少有文名，是大家一致看好的科场高中者，但他却认为科举文“拘曲缴绕”，束缚人的个性，而“不乐举子业”，醉心于诗歌创作，以至“诗益工，文日益不着”，同辈因而轻视他，他不仅不改初衷，反而“好诗益酷”。老来为衣食计，不得不驱数千里，为人幕僚，“趋走伏谒，跪拜逡巡，手板颠倒，色沮气屏”^⑤（卷十六，P761）而无悔意。文中塑造了一个淡泊名利，不计得失，一生执着于追求为诗的诗人形象，委婉地表达了对偏狭的明代科举取士制的

① 《尚宝司少卿竹坡李公行状》，《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② 《易愧虚先生行状》，《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③ 《送诗人沈青门序》，《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④ 《陆龙津诗序》，《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不满。

又如在《朱碧潭诗集序》^①里，王慎中不直接写其诗歌特点，而是用传记笔法描述了朱碧潭穷困潦倒，不同流俗，对诗痴迷，却穷且益坚的形象。诗人朱碧潭（朱汶）爱诗成癖，无心功名，举止怪异，家中“屋壁户牖，题墨皆满，涂污淋漓，以诧家人妇子而已。”^②（卷十六，P762）他不知营生，以致全家衣食无着。王慎中接着用郡守两次寻访的典型事件生动地刻画出诗人朱碧潭虽落拓潦倒，却穷且益坚的形象特征：朱碧潭声名不着，穿着寒酸，面对郡守的访寻却并不受宠若惊，而是“无所不敢当，长揖上坐”。当郡守去其家拜访时，更不以家贫无食为羞，坦然“烧笋煮茗”来款待郡守，对皂隶的“忍饥诟骂”听而不闻。只用了短短的一百八十余字，就将朱碧潭这一孤傲的诗人形象传神地刻画出来，显示出王慎中高超的叙事技巧。另前人评其《送都指挥俞志辅序》“写俞指挥（俞大猷）志气精神，跃然纸上”^③（卷二十八）其《赠赵千户序》“俞指挥以勇，赵千户以文，皆写得跃然如见其人，正如太史迁传立广、卫、霍，各肖其人，使读者真觉须眉生动。”^④（卷二十八）都足见王慎中颇得欧阳修描摹人物传神之法，使其文中“人与事，形貌色相、神情气韵，宛然如在目睫间。”^⑤（卷九十二）其好友亦高度评价他的作品说：“浑含古雅，冲澹纤余，而光晶闪烁，变怪百出，尤长于叙述表记之体，使读者欣跃忘倦，而其人其事，宛在目前。”^⑥（P786）可谓中的之评。

慎中对自己在描摹人物上的独具匠心和高超技巧也毫不自谦，在寄给好友吴泉滨的信中叙及《何诚轩暨梁孺人墓志铭》时，自得不已：“仆为此文以授佩甫君，使刻石纳圹中。佩甫读之未毕，涕数行下，哽咽不能出声，几于自绝，为废其读。读之三四，而后能毕。每读皆饮泣欲绝，以谓道其情事如探其肺肠肾胆。而所以写其亲者，不独神志如存，形貌亦宛然在目矣。”^⑦（卷四十，P1081）可以说，王慎中在描摹人物的技巧上，能够很好地继承欧阳修的“六一风神”，善于描摹人物使其神采飞扬，风神长存，达到了极高的技巧。洪朝选在为其文

① 《朱碧潭诗集序》，《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② 王慎中《送都指挥俞志辅序》文中评语，《王遵岩先生文集》，康熙五十年闽中同人书社

③ 王慎中《赠赵千户序》文中评语，《王遵岩先生文集》，康熙五十年闽中同人书社

④ 王惟中《河南布政司参政王先生慎中行状》，（明）焦竑《献征录》，上海书店 1987 版

⑤ 李开先《遵岩王参政传》，《李开先全集》，卜键笺校，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 版

⑥ 《与吴泉滨》，《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集作序时也说：“形容人物如点睛画神，色相形声，夺其形似，成吾天然。”

①（卷首）是为卓见。

第三节 平和雅正的文风

王慎中作文推崇欧、曾家法，而无论是欧阳修的记叙文，还是曾巩的说理文都属于平淡、自然一路。于是王慎中极力摒弃华美文辞，唾弃钩章棘句、以古奥艰深为美的语言风格，宣称“何必瘦硬豪雄”，在行文风格上，力求平淡自然、语浅情深。并且还很注重性情修养与诗文风格之间的关系，希望通过对自身温厚性情的培养，使其文表现出平和、雅正的文学风格。

纵观王慎中散文随处可见其平淡自然、语浅情深的行文风格特点，不论是在描摹人物上，如《尚宝司少卿竹坡李公行状》、《易愧虚先生行状》、《朱碧潭诗序》、《陆龙津诗序》等皆能用平淡自然的语言描绘出生动形象的人物风神；还是给友人所做的诗序，如《顾洞阳诗集序》、《沈青门诗集序》等，或是具有记叙性质的游记如《游清源山记》、《金溪游记》等都是用平淡自然的语言来书写；就连表现其悲愤感情的文章如《哭恺弟》、《送程龙峰郡博致仕序》等也都是简单易懂的行文中来表达其悲愤之情，且怨而不怒。而且，在其少有的写景之作中，也体现出这一风格，《游笋江记》是王慎中与郡侯程习斋及其门客游笋江所作的一篇游记，文中他集中笔力描写了笋江江畔的美景：

夫其浩洋澄涵之水流，日夜之不息，演漾洄洑，放乎大海，浮于曲折迤邐之远，不知其几百里，而空旷寥廓，际乎目之所极，若在几席之处。青原漫隰，弥望透靡，画什伍而理纵横，峦骧峰踊，迅势骤形，凛乎其不可控，临两涯而四眺，则若逗若拱，徊翔停峙，睠留而不去，各献妍态。映烛乎玲珑泓澈之间，而光晶新爽，飞散下上，媚云气而丽烟霏，盖亦奇矣！若夫高帆疾舳，出没于雾涛风浪，相衔首尾，而离离渔篷钓艇，讴嬉递发，前唱后和，击楫空明，鱼沈而鸟起。……斯则民事

① 洪朝选《王遵岩文集序》，《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之动因乎山水，而公与客得以为环杰谈怪之观者也。^①（卷二十四）

在平淡、简明的语言中描述了笋江江畔的美景及主客各得其欢的欢快场面，具有很深的文字功底。此外，其墓志、祭文等也都能表现这一行文风格，与其在《曾南丰文粹序》中反对那些仅凭才气而作、徒具华美词藻的观点相一致。当然，平淡自然并不代表平淡无味，而是能在平淡自然的语言中表达浓郁深厚的感情，与其要求作文需“言之有物”相一致。在其描摹人物风神及性情等篇章中，王慎中便将浓郁的感情注入散文中，使每个身份地位不同的人物展现出异常鲜明的个性特征。他这一平淡自然、语浅情深的行文风格，可以更真实地反映其内心的体悟，因而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他的同乡邵廉评其文曰：“其辞似淡实腴，似平实奇，似浅实深，似疏实密，似丰实约，其意盖以合辙欧、曾，嗜馥朱、蔡，而自得堂奥为指归。”^②（卷首）

也正是这种平淡自然、语浅情深的行文风格特点，使其散文表现出平和、雅正文风，当然这也是王慎中对这一文风长期追求的结果。这一平和、雅正文风的形成，与其在嘉靖十四年前后对早年气节行为的反思及其后文学追求与性情、人格心态的转变密切相关。“风格即人”，王慎中这种平和、雅正文风不仅是一种艺术技巧和外在艺术风貌的问题，同时也是王慎中内在精神风貌的外在显现。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技巧和外在艺术风貌只是第二位的，而其内在精神风貌才是第一位的。因此，下文将对王慎中在性情上关于学术道德的修养与其平和雅正文风之间的关系做一重点探讨。^③

王慎中早年气锐，师心自用，多嗜多喜，坚持文人气节，不依附权贵。他的挚友李开先赞他“冲霄负奇气，悬河善剧谈。”^④（P9）唐顺之则向人称扬他：“彼讲事理之不顺者，吾辈虽理直，每屈于其说。”^⑤（P786）但到了晚年，变得涵养深沉，清心寡欲。关于此王惟中所作《行状》中论述尤为详细：“先生豁达轩朗，英迈绝出，束发登朝高谈阔辩，直谓天下事无不可为，而为之亦无不如吾。意与一时雄俊以名节相矜，意气相励，昂藏峭露，如太阿方出于匣，使人望之知其难

① 《游笋江记》，《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② 邵廉《王遵岩文集序》，《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③ 关于此点马茂军《宋代散文史稿》第 147 页在论及欧阳修六一风神时有类似提法，中华书局 2008 版

④ 李开先《李开先集·九子诗·王遵岩镇中》，中华书局 1959 版

⑤ 李开先《遵岩王参政传》，《李开先全集》，卜键笺校，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 版

犯，而就之愧其难及，士誉方隆而忌者众矣。……故充养醇深，益有悟于性命之微言而豁然独契其精，顾视其昔日所为皆渣滓形迹，而融释剥夺以完本真之作用，如玉之琢刻，廉隅磨砺圭角，惟见其温润之光，缜密之质矣。”^①（卷九十二）年岁递增，人情饱谙，特别是政治遭遇及儒家的性命之学和心学的影响使得王慎中的性情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嘉靖十四年前后的政治遭遇，使王慎中开始对自己早期行为方式进行反思和调整。初遭贬之时，王慎中的心境是相当凄凉与沉寂的。作于南下途中的《鸣雁篇》最能表达其当时的心情：“寒空历历夜星稀，旅雁酸嘶何处归。霜清露白闻声急，河广江上恨力微。本谓候时依暖去，何言中路失群飞。群飞超忽关山迥，只抱离心独耿耿。每向天边泣字文，却从月下疑弓影。”^②（卷二）诗人先以寒雁自况，倾诉了一种酸楚、孤立而惊惶不安的凄凉心境。直至任职常州，遵岩尚难以释怀：“兹葵敷正色……细蕊盈方寸，修茎耸直寻。成阴徒卫足，背日枉倾心。犹有孤根在，蓬蒿何太侵。”^③（卷三）以葵花自喻，并以葵花的遭遇暗喻自身的处境：“成阴徒卫足，背日枉倾心。”可怜其一腔忠诚无可施为：“犹有孤根在，蓬蒿何太侵。”在这样的处境下，遵岩不免会对生命产生一些怀疑的态度，因而发出“英雄百战终归尽，转觉身名只梦中”的哀叹。

但王慎中更多的是对自己早年行为的反思。《在郡作》诗中云：“直木孤生先得伐，明圭太洁易成瑕。”^④（卷六）《始至留都作》诗中云：“薪积宜先贱，舌柔悟后存。”^⑤（卷五）无不透露着道家全身避祸的思想。作于山东任上《悔志》诗，则以儒者的身份，作出更加细致、深入的反省，并表达了自我调整的方向：虽立志不差，而择术不精，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深自反省，此般行径，与古圣贤相去何其之远。“多忤岂通方”^⑥（卷一）一语，则透露出王慎中从孤介向通脱、从狂娟向中行的方向转变。再如《虞山奏议序》中所述：“某始仕年方少也，学不足以达古今之变，不自知其妄躁，而好谈天下之事，盛溢之气方若百川灌河，涯涘

① 王惟中《河南布政司参政王先生慎中行状》，（明）焦竑《献征录》，上海书店 1987 版

② 王慎中《鸣雁篇》，《遵岩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王慎中《咏署中墙下葵花》，《遵岩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王慎中《在郡作》，《遵岩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王慎中《始至留都户部作》，《遵岩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王慎中《悔志》，《遵岩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未形，漂浮而不适所归，宜其见摈于绌灌之伍。”^①（卷十七）其《上唐渔石尚书》中亦言：“某少不知学，徒有狂简之志，径行冥趋，触株抵陷，失道知返，又不得闻大人君子之论，指其向往，犹伥伥乎其莫之，虽能追悼既往之愆，而卒未有以迓方来之美。”^②（卷三十六）都淋漓尽致地表达出王慎中的“悔”意。因而其弟王惟中说：“近日家兄，非复十年前之家兄矣！”^③（P786）

通过对早年“气节”行为的反思，王慎中逐渐调整了处世的原则与方式。在此之后，开始潜心于心性之学，他的性情也逐渐变得宽厚、温和，并逐渐从轻狂、孤傲的“气节”之士向着醇厚、通脱的“中正平和”儒者转变。在此期间，他接受了宋、明以来的性理之学，保留了一些原初的儒学思想；又受到了阳明心学的影响，从王畿那里接受“心学”思想，开始注重内心的自省，认识到“《大学》之所谓致知者，信在内而不在外，系于性而不系于物。”^④（卷三十六）在与邹守益、聂豹、罗念庵、欧阳南野等人的交游过程中，受到“戒惧”、“主静”、“归寂”等学说的影响。也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他从专心于“文艺之事”转向潜心研读“古圣贤经传及有宋诸大儒之书”，其价值观念之重心亦从“文”转向了“道”。就是在这样的性情转变下，使得他在潜心研读“古圣贤经传及有宋诸大儒之书”时，接受了欧、曾平淡自然、平和雅正的文风，并作为自己终生的努力方向。

而且，王慎中非常注重性情修养与诗文风格之间的关系，希望通过对温厚性情的培养，来追求平和、雅正的文学风格。数年之后，他在性情修养方面的这番努力果然取得了相当好的成效。嘉靖二十年（1541）大计罢官，其反应，较之嘉靖十三年（1534），显然要坦然得多，这是因为他此时已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性命修养中，已不再过于计较外在事功之得失。也正因此，王慎中在品评他人诗文时，也很注重他人性情修养与其文风之间的关系。其《顾洞阳诗集序》一文，主要内容即是论述诗风与性情之间的关系：

刚柔舒促、瑶濫泰约之变，人之性术情好动于中，美恶之形成矣。

因形以有声，得失邪正之言所由以出……约乎礼而不迫，优于兴而不放。

① 《虞山奏议序》，《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② 《上唐渔石尚书》，《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③ 李开先《遵岩王参政传》，《李开先全集》，卜键笺校，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 版

④ 《与唐荆川》，《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文质相宣，华实各得。诵其诗不知其用意立法之至者，亦悦其有和平之声，洋洋乎其可爱玩而咏叹也……盖性情之效，而非铸意义、琢句律之所及也。^①（卷十六）

王慎中认为，作者的性情可以决定诗文的基本风格。顾洞阳之诗值得称道之处，是其悠游不迫、雅正平和的艺术风格；推究其诗风成因，则归之于“性情之效”。以“性情之效”论诗文风格是王慎中文学思想的重要特点。不过此处所谓性情，当然不是指人的自然性情，而是指学术熏陶、道德修养之下的性情。另他在《虞山奏议序》中也将“忠厚之风”归之于心性道德，表达了文风、性情相统一的观点。在《寄道原弟书五》^{（卷四十一）}中，则具体谈到修身养性如何能对诗文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他指出其一友人文章的弱点是“气不厚”而“力不昌”，欲作出厚重、有力量的文字，还须完养心神，从存心养性上入手做工夫。惟有养得此心澄明纯正，才可能拥有神完、气厚的精神状态，方能写出醇厚而气势盛大的文章来。

总之，从王慎中的散文创作情况看，他对文风的追求如其性情取向一样，向往平和、雅正。而且，他对这种的文风的追求始终与其温厚性情的培养联系在一起。尽管他过于追求文章结构的精心构造，而使得其文章稍乏浑成、厚重之风，但平和、雅正的确是王慎中主要的文学风格取向。

① 《顾洞阳诗集序》，《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结语：王慎中及其散文的文学史意义

王慎中是明代颇具影响的散文家、唐宋派首倡者与代表人物，其文学理论及散文创作对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其文学思想方面来看，首先，其“文以明道”、“师法唐宋”的文学思想对唐宋派散文理论的最初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唐宋派文学思想是在正、嘉之际“弃文从道”，对文、道关系重新调整的思潮影响下形成的。而在这一思潮中，王慎中是首先能独立进行思考并改变文学追求的人，并继而影响唐顺之。《明史》云：“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下无可取。已悟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①李开先云：“（唐顺之）癸巳以后之作，别是机轴……未尝不多遵岩之功也。”^②唐顺之也尝语人曰：“吾学问得之龙溪，文字得之遵岩。”^③这些都证实了王慎中的先导作用。于是在王慎中与唐顺之以及之后归有光的不断努力中，形成了明代影响相当广泛的散文流派——唐宋派。唐宋派主张作文应师仿唐宋诸大家，对唐宋古文“首尾呼应、错综变化”的行文法度进行了细致探讨，在学习古人中最终“自树立”、“不因循”，并能将当时新人文精神心学的积极影响方面注入散文创作中。其主张虽有复古成分，但和秦汉派的本质别，学古而不泥古，它扩大了唐宋散文对明文的影响，对于纠正秦汉派拟古方法的失误、创造新的文风作出了贡献，而作为首倡者，王慎中之功尤不可没。

其次，王慎中“道其中之所欲言”的文学思想，尽管主要是抒写创作主体的道德体验，但它毕竟是强调了创作主体的真切体会，为传统的“文以明道”思想中注入了一些新鲜的元素，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其文学思想的发展方向，后唐顺之就将此发展为“本色论”，对稍后的公安派理论的形成有所启发。袁宏道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认为“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摹拟，影响步趋，见

①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84版

② 李开先《荆川唐都御史传》，《李开先全集》，卜键笺校，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版

③ 傅维麟《明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人有一语不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①(卷四)}，还说“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②(卷二二)}从中可以看出其与王慎中反对模拟蹈袭，学习前人文章注重神似，并主张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的文学思想一脉相承。最后，他在阐述“文以明道”思想的过程中，将创作法度明确地纳入这一理论体系之中，多次将“义理”、“道义”、“道德”、“文字”、“学术”、“学问”等并称，主张义法并重，这是他对这一传统理论的重要贡献。清代桐城派的创作理论正是围绕“义法”理论而展开的，方苞提倡“义法”，刘大櫆讲“义理、书卷、经济”，姚鼐将“义理、考证、文章”合而为一，可说是对一百多年前王慎中观点的进一步阐释。可以说，相对于传统的文学思想而言，王慎中并没有十分显著的突破，然而，就在其虽不鲜明却客观存在的创新之处，及其在文与道之间的徘徊、折衷与极具包容性的态度中，为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其后的发展方向，对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慎中作为明代著名的散文家，其散文创作不仅能力求实践其文学理论，认真研习欧、曾家法，且常常能对其进行突破、创新，创作了许多如《海上平寇记》、《送程龙峰郡博致仕记》、《朱碧潭诗序》等脍炙人口的篇章，在当时及后世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的作品主要有记、序、志铭、行状、祭文、书、杂著等各类文五百多篇。而其中具有文学性的散文在当时就已很受欢迎，皇甫汈曾说：“四方驰书走币争来乞言者，足交于道，仕于闽者，以不得其言为憾，君以次应之，随题命藻，略无难滞，得者宠于握珠怀璧。”^③李开先也说道：“其片纸支字，得之者有如至宝，至于庆贺赠酬，不出其手者，不以为重，而藏幽记远，非其所作则尤以为不得所托。”^④从王慎中作品的题材分布中，也可看到不少他为当时文人学士诗歌作序、撰写墓志铭、贺寿等的篇章。朱彝尊曾说：“评明人诗者，不及王道思。然道思五古文理精密，足以嗣响颜谢，而论者辄言文胜于诗，非知音识曲者也。”^{⑤(卷十二)}《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他的诗“邃穆简远”、“颇有风调”。

① 袁宏道《叙小修诗》，《袁宏道集笺校》（钱伯谦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版

② 袁宏道《答李元善》，《袁宏道集笺校》（钱伯谦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版

③ 皇甫汈《遵岩先生文集后序》，《皇甫司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李开先《遵岩王参政传》，《李开先全集》，卜键笺校，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版

⑤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版

①(卷一七二) 由于他既是散文大家，又精通诗学，因此，同时代的许多文人学士都以能请到他为自己的诗集作序为荣，如诗人、散曲家沈仕就曾说：“吾诗非得遵岩一言，未敢以示人。”②(卷十六) 而王慎中往往也不负重托，创作出许多情文并茂，脍炙人口的诗序，除著名的《朱碧潭诗序》外，还有《张文僖公咏史诗序》、《杭双溪诗集序》、《鸟鼠山人小集序》、《田间集序》、《顾洞阳诗集序》、《岩居稿序》、《陈少华诗集序》、《碧梧轩诗集序》、《沈青门诗集序》、《丁戊山人诗集序》、《陆龙津诗集序》、《五子诗集序》、《题海上肤功卷后》等十多篇，数量之多，为明代少有。在黄宗羲所编《明文海》中收录明人诗序近两百篇，而王慎中是其中被选诗序最多的作家，多达七篇。③(卷二六三)

由于王慎中在散文创作中的独具匠心，使得自其尚在世的嘉靖以来，其作品就不断被刊刻印行，流传不衰。唐顺之推崇王慎中散文为继唐宋古文名家之后的“两百年中兴之文”，④(P5373) 华云说他：“折衷群言，效法欧、曾，自成杼轴。”⑤其文虽尚不能比肩于欧、曾诸人，但其注重谋篇立意，长于论辨，富于真情实感，揣摩人物写意传神，语言由华美渐趋明洁，对后世公安派与桐城派均有一定影响，明清时代言古文者，罕有不及王慎中者，清代古文家陈衍曾说：“吾乡（闽）之号称能文者，至明始有一王遵岩。”⑥可以说，王慎中其人其文在古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①（清）永瑤，纪昀主编，周仁等整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遵岩集》，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9 版

② 《沈青门诗集序》，《遵岩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

③ 黄宗羲《明文海》，《卷二六三·序五十四·诗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何乔远《名山藏·臣林记·文苑记》，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3 版

⑤ 王慎中《玩芳堂摘稿》，嘉靖二十九年蔡克廉刻本

⑥ 陈衍《石遗室文三集·抑快轩文钞跋》，《陈石遗集》（陈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参考文献

- [1][清]张廷玉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2][明]李贽. 续藏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3][明]焦竑. 献征录[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7.
- [4][明]何乔远. 名山藏[M]. 江苏: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3.
- [5][明]李开先著. 卜键笺校. 李开先全集[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
- [6][明]倪谦. 倪文僖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续修)
- [7][清]永瑢. 纪昀主编. 周仁等整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9.
- [8][明]王慎中. 遵岩先生文集[M].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5[Z]. 北京: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
- [9] 熊礼汇. 中国古代散文艺术史论[M]. 湖北: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
- [10] 刘尊举. 唐宋派文学思想研究[D]. 首都师范大学 2006, 中国硕博论文库.
- [11] 陈田. 明诗纪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 [12] 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13][明]王慎中. 遵岩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续修)
- [14] 黄宗羲. 明儒学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5] 罗万藻. 此观堂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Z].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16][明]唐顺之. 荆川先生文集[M]. 四部丛刊[Z]. 上海: 上海书店 1985.
- [17] 万斯同. 儒林宗派[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18][唐]韩愈著. 马其昶校注. 韩昌黎文集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19][宋]欧阳修著. 李逸安点校. 欧阳修全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20][宋]苏轼著. 顾之川校点. 苏轼文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0.
- [21][明]王畿. 龙溪王先生全集[M]. 明万历四十三年刻本.
- [22] 黄卓越. 明代中后起文学思想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23][明]李梦阳. 空同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 [24] 皇甫汈. 皇甫司勋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25][明]王慎中. 王遵岩先生文集[M]. 康熙五十年闽中同人书社.
- [26] 钱基博. 中国文学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27] 张彦远. 法书要录[M]. 上海: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4.
- [28][宋]吕本中. 童蒙训[M]. 古今图书集成[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29][宋]朱熹. 朱子语类[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30] [明]王慎中. 王遵岩文粹[M]. 日本天保 15 年刻本.
- [31] 曾肇. 曾巩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32] 姚鼐. 古文辞类纂[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33] 苏霖编. 书法钩玄[M]. 明嘉靖刻本.
- [34] 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M]. 上海: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
- [35] 马茂军. 宋代散文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36] [明]李开先. 李开先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37] 傅维麟. 明书[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Z].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38] [明]袁宏道著. 钱伯谦笺校. 袁宏道集笺校[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39] [清]朱彝尊. 静志居诗话[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 [40] 黄宗羲. 明文海[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41] [明]王慎中. 玩芳堂摘稿[M]. 嘉靖二十九年蔡克廉刻本.
- [42] 陈衍. 陈石遗集[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 [43] 宋克夫 韩晓. 心学与文学论稿[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44] 刘明今 袁震宇. 明代文学批评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 [45] 马积高. 宋明理学与文学[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 [46] 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
- [47] 左东岭. 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 [48] 廖可斌. 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 [49] 谭家健. 中国古代散文史稿[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
- [50] 陆德海. 明清文法理论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51] 周寅宾. 明清散文史[M]. 长沙: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
- [52] 熊礼汇. 明清散文流派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 [53] 胥洪泉. 中国古代散文简史[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54] 刘衍. 中国古代散文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 [55] 傅璇琮 陈飞主编.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 [56] 王更生. 曾巩散文研读[M].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2006.
- [57] 谢楚发. 散文[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 [58] 周明. 中国古代散文艺术[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4.
- [59] 朱东润.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60] 林虹. 论王慎中的散文艺术[J]. 福建论坛, 2008, (5): 102—107.
- [61] 周群. 论王畿对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影响[J]. 齐鲁学刊, 2000, (5): 17—21.
- [62] 熊礼汇. 唐宋派新论[J]. 文学评论, 2000, (3): 63—75.

- [63] 刘心. 唐宋派诗文首领王慎中之文学理论[J]. 河北理工学院学报, 2003(4): 192—194.
- [64] 王文荣. 王慎中与明代心学[J].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05, (4): 27—31.
- [65] 蒋鹏举. 唐宋派与后七子关系新论[J]. 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 2006, (4): 54—57.
- [66] 雍繁星. 阳明心学与唐宋派[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06, (1): 93—96.
- [67] 林虹. 浅谈王慎中的散文理论及其影响[J]. 北京社会科学, 2007, (1): 56—59.
- [68] 林虹. 散文家的诗论——王慎中诗序之文浅探[J]. 福州大学学报, 2007, (5): 82—87.
- [69] 王文荣. 王慎中生平及著作研究中若干问题辩误[J]. 山西师大学报 2008(3): 53—57.
- [70] 廖可斌. 唐宋派与阳明心学[J]. 文学遗产, 1996, (3): 78—88.
- [71] 余莹. 论阳明心学与王慎中的散文创作[D]. 湖北大学 2004, 中国硕博论文库.
- [72] 王文荣. 王慎中年谱[D]. 广西师范大学 2006, 中国硕博论文库.

致谢语

时光飞逝，在厦大求学已经就要七年了，在这些求学的日子让我学会了如何做人做事，在众多老师的教诲下不论是在学业上还是做人做事上都能不断完善和超越自己。此刻即将又到凤凰花开的日子，现在终于要离开，感触颇深，读研三年，最终要努力为自己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而由平日用功不够多，在匆匆忙忙中也只能写出这样的水平，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但也努力做到自己的最好。

这篇论文能够完成，首先要非常感谢王承丹老师。这三年来，他处处为我们着想，为我们学习、工作的事而操心，能有这样的导师，非常荣幸和感激。特别是在论文即将要定稿而我还问题很多时，他在异国很忙但仍很用心、耐心地分析、指导我的论文，也正因此我的论文才能在原有基础上改进，直至完善。

这篇论文的完成，还要感谢洪迎华老师，在王老师去美国这段时间代替他指导跟进我们的论文进展情况。刚开始比较迷茫不知如何入手时，教会了我许多做学问的方法，并在论文初稿完成后能耐心、用心地给予意见和建议。特别是最后要定稿时不断给予指导和沟通，才使我的论文能不断完善。

这篇论文的完成还要感谢其他那些给过我教诲的老师，感谢陈庆元先生对我论文最初选题等方面进行的指导，感谢这三年来教过我们许多人生道理的王玫老师，感谢上课生动而富有激情的胡旭老师，感谢治学严谨的吴在庆老师、李菁老师、刘荣平老师，善于创新的钱建状老师……他们在本科和研究生学习生涯中都给予了我许多帮助和指导，让我初步明白什么是做学问，古代世界的丰富多彩和幽深之处。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和同学。感谢同门英杰、欢欣在平日里对我学习、生活上的帮助，感谢其他同学一妮、雪晶、淡丹、丽萍、信侠、华鹏等在学习、生活上的交流和沟通。当然，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他们总是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我，给我许多前进的动力。特别要感谢他，在我论文要定稿的最后时间里能帮我分担许多原先须自己处理的事。

感谢这一路求学之路上所有给过我帮助和启发的老师、同学和家人们！

颜彩蓉

2009, 4, 24